

# 回归线

Another World of Terra

Vol.13

2023 / 06

本期封面画师  
西月将倾

泰拉Terra  
通讯枢纽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 卷首语

◎ 广英和荣耀

自此博士的病，一日重似一日，毫无起色。罗德岛诸多部门，都来问候，许多干员，穿梭的过来陪医疗部弄药。但五月以后，医疗部都不下药了；博士病重得一连三天不能说话，把外勤的干员们，都从这片大地各处叫了来。

晚间挤了一屋子的人，桌上点著一盏灯；博士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接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两只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著六个指头。银灰上前问道：“盟友！你莫不是还有六个干员事物，不曾交代？”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能天使走上前来问道：“义人！莫不是还有六笔货运在企鹅物流这边，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的溜圆，把头又狠狠的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塞雷娅牵着小火龙插口道：“他想是还有六个计划，六件大事要做，心有不甘，故此惦念？”他听了这话，两眼闭著摇头。那两只手只是指著不动，六个指头晃了晃。

阿米娅慌忙揩揩眼泪，走近上前道：“博士！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能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担心见不到那《回归线》的六月刊，不放心，恐看不到！您放心罢！我今早已经托安洁莉娜取回来了。”说罢，忙走上前将六月刊递上。众人看博士时，点一点头，颤巍的接过刊物，突然一个鲤鱼打挺，空中转圈鹞子翻身七圈半，登时就腰好腿好精神好，抱着期刊夺门而出。整个罗德岛面面相觑，最后是凯尔希明辨是非——这厮仅为了看到六月刊装病！

此事以博士被挂舰桥告终。凡经过舰桥者均面色凝重，博士是个体面人，嘲笑两声再走罢。



Artist: 小猫的手像大蒜

# 目录

## Contents

- |    |              |             |
|----|--------------|-------------|
| 1  | 卷首语          | 广英和荣耀       |
| 4  | 战螂           | 老多宝鱼        |
| 7  | 忆剪残发         | 新手不好热       |
| 14 | 潮石镇的流浪猫      | 爱默生家的恶客     |
| 19 | Lost in 1083 | 早睡早起睡眠好     |
| 23 | 四卫不倾，三风不度    | 酩酒仙子一方通行    |
| 28 | 你需知晓我抵不过你    | 潮雾          |
| 40 | 漫画           | LOFTER@ 左刀行 |
| 46 | 特别专访——方舟 创作  | 杂七杂八        |
| 62 | 征稿启事         |             |



— 主 办 —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回归线》编辑部

— 编 辑 部 —

**主 编** 广英  
**执行主编** 伪学霸马克  
**责任编辑** 黑子  
**美术总监** Relvr 霜弦  
**编 辑** 霜弦 黑子 瑶濯  
**美术编辑** 黑泥型芙芙  
**排 版** 陈祚 粥铺 R3tr0  
Mirror  
**网站维护** 武乙凌薇 伪学霸马克  
R3tr0

— 联 系 我 们 —

TCA\_doc@163.com

仅供内部交流，禁止出售

本作品是游戏爱好者根据《明日方舟》二次创作而成。使用的游戏图片、文本原文版权属于上海鹰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作品基于《鹰角网络游戏使用许可及服务协议》使用上述素材。

除非另有声明，本作品其他内容由作者和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保留所有权利，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摘编。



# 战螂

◎ 老多宝鱼

Artist  
permafrost

责编  
广英和荣耀

没有什么能击破重装干员的心理防线，养不了猫和突然出现的蟑螂除外。

虽然什么都没发生——或者说什么都不知道，只是站在门口还没有进入训练室的雷蛇就已经隔着刚修好的门感受到了一丝非常不妙的气息，自己的身体也随之变得紧张起来。这种感觉她似乎在哪里遇到过，但目前还没想起来这意味着什么。雷蛇只知道这种奇妙的冲动意味着不好事情的发生……以及今天下午她必须得进入这道门，到训练室里进行防御训练。

门打开了，可出现在雷蛇眼前的是一大群站在玄关里的重装人。男人不好说，但能让重装女人害怕的事并不多。因此雷蛇很快也随着他们进入了紧张的状态——虽然她现在还不知道大家是在因为什么而害怕。

门是坚雷打开的，所有人都在挤着她一起往后退。雷蛇问坚雷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大家都在往楼道走。坚雷显然还没有缓过神，她面色苍白，白得像是晒破皮刚愈合的孩子。坚雷什么都没说，只是把雷蛇扛了起来，让她的视线可以跨过 184 的星熊和 210 的泥岩的装甲，看到重装干员训练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隔着人头和角，垫着坚雷的雷蛇终于看到了众人所恐惧之

物：

训练室里是森蚺举着板斧满屋子追，斑点举着森蚺满屋子跑，一个黑色的影子满屋子上蹿下跳，除此之外屋子里还留着一个人在睡午觉。

雷蛇让坚雷把自己举得再高一点，她好清楚那个影子到底是什么。在她看清楚那个影子的一瞬间，她突然明白了自己从开门前就存在的恐惧和冲动的由来：

那团影子是一只比森蚺头还大的爆浆变异源石蟑螂！

虽然说雷蛇已经在哥伦比亚居住了许多年，但地域性的种族天赋和童年时留下的阴影所练就的能力始终埋藏在她的肌肉里，期待着哪一天能够再次派上用场——不过雷蛇非常不愿意遇到能再次使用这些能力的场合。勇敢地与蟑螂战斗，这是瓦伊凡人获得能力时就注定要承担的责任。你是一个南方人，你的身体里流淌着南方人的血液，和北方人不同的基因就注定要面对和他们不同的命运。去吧，勇敢的瓦伊凡人，拿起手中的枪，去和房间里的蟑螂战斗吧！

雷蛇从坚雷的肩膀上下来，推开还在不断后退的其他人，握着手里的枪进入了训练室。她上膛，瞄准，射击，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子弹成功的绕过了飞在天上的蟑螂，击中了森蚺身下的斑点。雷蛇是永远不会空枪的，但飞在天上的蟑螂也是永远也打不中的。这就是南方蟑螂第一定律。

斑点在摔倒前把森蚺朝蟑螂的方向扔了出去，而森蚺也不辜负斑点的期望，挥着板斧就要砍向飞在她眼前的蟑螂。但奈何斑点的手劲太大，森蚺飞得太快，还没等板斧挥下去，森蚺的脸就贴在了蟑螂的翅膀上，将蟑螂撞到别的地方去了。永远不要近距离靠近蟑螂，因为它们绝对会在距离一定时以各种方式和你进行肌肤接触。这是南方蟑螂第二定律。

蟑螂被森蚺撞得失去方向，径直向站满人的门口飞去。年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她趁着蟑螂还没飞过来，立刻拔出衣袖里常备的烧红铁锭砸向蟑螂。可蟑螂反应得比年还快，在落入重装群之前就调整好方向飞走了。年的铁锭不会砸空，第一定律决定了恢复意识的蟑螂也绝不会被打中，这两条结合在一块就能推导出南方蟑螂第三定律：当你要打蟑螂时，永远只会打中蟑螂背后的东西。而这次蟑螂身后的东西，是被斑点扔出来的森蚺。

铁锭砸到了森蚺的护目镜上，森蚺本人则正式投入重装撤退大队的怀抱当中。被撞了一下的蟑螂开始疯狂甩仔，跟着小蟑螂一块甩出来的还有大块大块的腐蚀性黏液。斑点离开南方比雷蛇还要早。萨尔贡留给他关于蟑螂的印象可能就仅限于在北方朋友面前遇见它们要赶去战斗，但关于南方蟑螂的四大定律斑点估计早就忘干净了——起码第四条他没记住。在看见蟑螂在他和雷蛇的头顶开始散播自己的后代

的那一刻，斑点还是没绷住。瑞柏巴的呐喊充斥着整个训练室。但随刻他就叫不出来了。

南方蟑螂第四定律，又称蟑螂统治下逃生第一定律：不要在蟑螂面前尖叫和张嘴，原因不方便说，懂的都懂。

从雷蛇挤开人群向蟑螂开枪，到斑点趴在地上干呕，这一整套流程总共不超 10 秒。

是的，雷蛇开枪、斑点中枪、森蚺飞天、森蚺撞蟑螂屁股、年拔铁锭打森蚺头、森蚺飞到星熊怀里、蟑螂爆浆、斑点尖叫、蟑螂飞到斑点嘴里，这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在 10 秒里。

然而这一切还都没有结束，甚至说可能才刚刚开始：从书柜的底下，又飞出来一团黑色的影子，并且一从书柜下出来就开始满屋子甩裹挟着自己后代的腐蚀性黏液。

现在轮到雷蛇忘记第四定律了。

坚雷在人群后一边焦急地看着表，一边焦急地看向屋内。站在门口的所有人都知道，一切都会在那个时间点迎来终结，现在屋内的人要做的仅仅是活到那个时间点。10 秒并不算长，但对于迎接那个时刻来说，被度过的每一秒都异常艰难。

雷蛇这才想起来，她进门时就看到有一个人躺在边上睡觉；斑点则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斑点一边捂着腿，一边带着雷蛇往边上靠，好留出足够的空间给那个人发挥。

室内挂钟的指针终于走到了 13:30，源石蟑螂也是时候也该被驱逐出去了：

重装队的最后一个南方人——石棉的午睡时间结束了。



## 忆剪残发

© 新手不好热

Artist  
失败作番茄汁

责编  
瑶濯

我们都会忘记很多，义人，最关键的是，你真的想从中摆脱出来吗？

现在请代入石棉视角：之前你在睡觉，现在你刚醒过来，一睁眼就看到了这样的画面：你代表本舰最高防御力的同事们都缩在门口，屋子里有两个不断干呕的人蹲在墙角，其中一个的腿还在冒血；墙上地上书柜上全都是黄绿色的浓稠液体，液体里面还有很多白色的小点点在往外窜；你的头顶有两只比你头都大蟑螂在疯狂爆浆。此时，你会怎么做？

逃脱第二定律：不要用火点蟑螂，因为濒死的蟑螂会满屋子跑。石棉深知这一点和四大定律，她没有尖叫，只是花了5秒多才反应过来自己正处于一个什么环境当中。5秒之后，她缓缓地从沙发上坐起来，静静地拿起一只拖孩，然后向蟑螂猛地扔过去。

南方蟑螂的第一和第三定律其实都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条件是“所使用的物品不是拖鞋”。再等五秒过后，重装干员训练室里只剩下满墙的黏液、一地的血、蹲在角落里干呕的两个人、光着脚的石棉，以及墙上的两个镇压着变异生物的还在冒黄绿色光的拖孩。

蟑螂花了10秒让整个训练室变成人间地狱，石棉花了10秒把蟑螂送入地狱。本次战役没有人受到伤害，蟑螂和鬣狗除外。

重装干员们来自泰拉各地。有的来自炎，有的来自东，有的来自萨尔贡，有的来自维多利亚……我们可以把他们按地区划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普通人北方人，另一部分是神奇人南方人。和乌萨斯、哥伦比亚、卡西米尔等北方地区不同，泰拉南部的城市覆盖率并不像北方那样高。湿热的环境和较大的野外环境自然造就了许多神奇的生物，而神奇的生物又挑选出了神奇的人，顺便还给当地人民留下了神奇的技能——比如一拖孩击杀三米开外还飞在空中的蟑螂什么的。

比猎杀蟑螂还恐怖的是善后。那天留在墙上的黏液当中股蛹着的小白点就是幼小的蟑螂。事后石棉带着年对整个屋子进行了高温烘烤处理，但有没有遗留下来没处理干净的……这个就得两个星期之后再说了。 ■

我很少会和别人谈论失忆的话题。

阿米娅也好，凯尔希也罢，我们彼此间保持着并不舒心的默契，对其缄口不言。

有时候我认为自己是在害怕，害怕我所遗忘的忽地从不知名的角落浮起，又暗自落下。只留下层层涟漪，望不清深浅。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我不该忘记的人事在其中游离，它们的死尸又何时搁浅。

不是那些……

从令人烦躁的胡思乱想中脱离的我望向桌角的时钟——它正指向下午4点。

推开桌子，踱步到窗户前，那被黯淡，迷蒙的浅灰色阴影笼罩着的疏淡天空，布满着钢铁色的云，中间皱巴着挤着一团哀伤而惨白的云团，像是失明的眼睛。

我不禁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就像目光一直透过云曦，迎着朝霞一般的辉光。

“在那之后，会是天堂吗？”

喃喃自语一般，我忽地问道。

“是的，义人。”

身后传来了爽朗而又柔和的声音，我能听见金属相撞的叮当响声。

“能天使，下午好。”

收拾好心情后，我回过头看向她。那始终明亮的光环，在蒙上一层阴影的室内显得尤为突兀。

“如果你愿意的话，周末我可以带你去教堂礼拜。”想必是听到了刚才的话，她双手抱十，向我发出了邀请。

“不，我只是……”我赶忙辩解道，却被对方笑着打断了。

“你只是个忧郁的小老头，对吗？”

就像是知道我是随口一说一样，她坏坏的笑容里满是恶作剧得逞的味道。尽管如此，我还是能看出她眼眸中闪过的那丝沮丧。

“你是来送货的吗？”

这样难过的天气里，能在闲暇之余和她聊会天，对我来说是不错的休息。

“不，我是来看你的。”

“看我？”

我不知道自己有何等魅力，能让对方从老远的地方特地赶过来。

“是啊，如果是我被关在这样的屋子里，面前摆满这样一大堆文件，一打瞌睡就要被人叫醒，我会疯掉的！所以，义人，我来看你了。”

她乐呵呵地走到了我的面前。

“你也该从来了，阿米娅告诉我，你已经连续工作 12 小时了！”

能天使夸张的叫嚷起来，好像我随时都可能猝死在她的面前一样。

“我还不累，能天使。”

一如既往的，带着某种倔强，我否决着。我知道自己能继续下去的，哪怕是 13 小时，或是 14 小时，在一切都完成之前，我还不累，我不会累。

“阿米娅和凯尔希去龙门了。”

一针见血的，她把我所谓的固执下的恐慌挑了出来，血淋淋的摆在我面前。

“所以，休息一下吧。”

“可是……”

我挣扎着，却没有阻止她走到我的身边。她脱去了我的兜帽，用纤细而柔软的手指抚摸着乱蓬蓬的头发。

“没必要那么坚持，义人，你和她们都……太紧张了。”

然后，能天使有些迟疑地扭捏了起来。

“所……所以……”

“嗯？”

她的声音如此之小，以至于我凑到能天使的脸前才能勉强听清。

“能让我帮你剪头吗？”

我不认为自己的头发是那么的长，长到不得不剪的程度。

它只是欠缺打理而已。

毕竟几乎所有人都只在乎我做了什么，我正在做什么，我的回应是什么。所以，深埋在兜帽下的东西，就显得没那么必要了。更何况，那只是头发。

在能天使执意的要求下，我来到洗浴台前俯下身子，听着淋浴头的水声从一侧响起。

她的指甲不是那么的长，深入发根的指头从额头顺起，发出滋啦滋啦的声响。

大概是紧张又不怎么熟练的样子，总会在发丝纠缠的地方卡住，于是温柔地仔细分开，又轻轻抚平。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这种感觉。当他人的肌肤触及到你的身体时，尤其是头部隐秘的角落时，那种似于骚痒一般的热流在她梳理过的地方留下了痕迹。

“……”

温度合适的热水从右侧冲来，在她手背的指引下滑过耳根又从脖颈滴下。

随后，洗发露被拍到我的头上，在水的作用下，我能感觉细小的泡沫包裹着每一根头发，让它们膨胀起来。似乎也正因为如此，能天使的力道明显比之前大了很多，有时小指会戳到我的耳垂，引起一阵酥麻的感觉，使我微微发颤。

“啊，我弄疼你了吗？”

对于自己不擅长的事情，能天使总显得有些谨慎，她的手微缩着，没有再发力。

“不，没有，只是有些痒，想笑。”

我解释道，感到她的手指忽然分散了一些，大概是松了一口气。

充分清洗过后，能天使便从带来的包里掏出一条毛巾包住了我的脑袋，用擦拭枪身的手法将我的脑袋狠搓了一阵后，将半晕半就的我扶到了椅子上。

把理发围布围在我身上，理发这才正式开始。

“说起来——”

我想起了不久前从德克萨斯那里看到的图片，大概是学生时代的能天使，正端坐在教堂前的石阶上，脸上依旧是那副乐天派的笑容，唯一和现在不同的，是一直垂到膝上的长发。

“你以前是长头发的样子。”

“嗯，因为我不喜欢剪头发。”

我能听到剪刀在她的手上转了一圈的声响，似乎她正点着下巴回想着过去的事

情。

“因为那很无聊啊，就这么坐在镜子前，不许带耳机，负责剪头发的一个个又严肃的像凯尔希。”

就像是说着理所当然地事情一样，红发少女不断地发着牢骚。

“于是我会在脑袋里哼着小曲，脚上打着节奏，这样才不至于无聊到发疯。不过一次，我好像踢到了像是杠杆一样的杆子，凳子就咕噜噜地转了起来，然后我一头撞在了老板的下巴上。”

少女切切地笑着，就好像不是自己闯了祸，而是经历了一场冒险一样，既神气又高兴的。

“从那之后我就留长发啦。”

“现在是因为工作吗？”

我猜测着，毕竟物流什么的，长发会不太方便吧。

“当然不是啦，老大也不会在这上面做要求，虽然的确方便了不少，但最主要的是。”

少女有些得意的说着，像是在炫耀一样。

“现在有德克斯萨帮我剪，已经不那么无聊了。”

“哦，嗯。”

我有些不耐烦的回应道，我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能天使这家伙，和我不一样，虽然表面上能和任何人打好关系，但真正能被她承认的人很少。

毫无疑问，她是能被能天使承认的人，她们彼此都是。

显然，我的脑海里浮出了那两人的身影，包括我在内，我认识认可的究竟是过去的那个幽灵，还是真实的，站在我们面前的自己？

我不知道。

在我沉浸于可笑的胡思乱想时，她从身后抱住了我。“所以呢，义人。”柔和的吐息绕过脖颈，呵在脸颊两侧，像是被危险的温柔包裹，不可自拔地沉入其中。

“我来了。”我从围布的缝隙中伸出了手，向上握住了她的。

那切实传达的温度，是属于现在的。

“我想要休息……”

缓缓地，我开了口。

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我在害怕，我害怕每一个可能从我身边离去的人，我们认识的时间太短，我甚至没法准确的写出她们的外貌。

我试着让她们每一个人回来，每一个人不带伤痕的回来。

我害怕每一场战斗，我害怕工作，我害怕黎明。

我只是……累了。

“但我不能。”

“嗯。”

她认真的听着，用梳子梳起一角，手里的剪刀也随之收紧。

伴着“咔嚓，咔嚓”的声响，我能看见黑色发团落在地上，它们都曾是我身上的一部分。

我能感到风逐渐变冷，推子推过一侧的边角。我一直很喜欢这种细小的嗡嗡声，它会让我睡的安稳。

“阿米娅，凯尔希需要我，或者说她们需要曾经的那个我，甚至，我只要站在这里就好，像个方尖碑！”我无法去遏制自己不去想那些。太多人，有太多人死在营救我的行动了，我的记忆很短，但它满当地装满了太多人。

“她们也没再和我说起过去的事情，即便是我搜集来的的那一点点微小的记忆，也像是是在听别人的故事一样……我



或许已经不是那个我了。”

“我们都会忘记很多，义人，最关键的是，你真的想从中摆脱出来吗？”

她支起梳子，梳子划过梳齿的声音随之向后，另一面很快就剪好了。

“我不能，能天使。就像过家家一样，就算我不是，我依旧要扮演这样的角色。我得继续下去，我得成为那个博士，成为曾经的自己，而不是向前。”

所以，我从未和别人谈过自己的失忆。因为她们需要的是能够带领她们前进的人，而不是从棺材里活过来的婴儿！

“如果我需要的是现在的你呢？”

像是祷告般，她平静的说道。

我顿时失去了言语的力量，愕然地看着窗户的倒影。

真的是……被将了一军。

“我……不知道。”软弱的，只能故作镇定的后退一步。我看不见身后的她，不知道她正摆出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

那双手托起了我的脸颊，将我向后仰起。琥珀色的眼睛，赤色头发垂下的阴影，眉宇间闪着的灵气——她姣好的面庞占据了我的全部。

“能陪我到外面一趟吗？”

不知什么时候外面已经下起了不算小的雪。

站在罗德岛的甲板上向北望去，深压在赭色阴影中的水泥尽头是霓虹的高楼。

阿米娅和凯尔希就在那里。

从两侧吹来的风鼓起了雪，细小的宛如泡沫的白色残屑蒙在了我的眼前。落在了我的头上，肩上，眼前，使我辩不出方向。于是，连那抹赤色都不再清晰，只剩下了白色。

“能天使？你在哪！”

我跟随着向前走去，试着伸出手。

她刚刚就在那，她应该就在我的身边。

“我在这里，义人。”

我的手忽地被握住了，随后迎上了她的目光，那是令一切阴霾都无所遁藏的笑容。

能天使的头上落满了雪，像是草莓慕斯一般。

“我们好像老爷爷老奶奶啊！”

她嘿嘿地笑着，从我的头上取下了一捧雪。

“我还没那么老呢。”

我抗议着，扫去了她头上的一团。

“还有几天就是黎明节啦，那时候能和我一起吗？”少女转过身子，背对着我发出了邀请。

“黎明节？”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对于拉特兰来说那是十分重要的节日。“是的，我们相信在那一天泰拉迎来了第一个黎明。所以，我希望那天你能和我在一起。”

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我看着她，长久地沉默着。

“能天使，站在你面前的只是一个拘泥于过去的家伙，正荒唐地活着罢了。”

至今为止，我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个人的意志，还是为了让她们安心的举措？

“神告诉我，即使忘记了一切，我们依旧是自己。”像是知道我将要说什么一样，她依旧目视着我，做出了邀请。“和我一起吧，还有太多的有趣的东西你还没有见过呢。”

“那简直就是在说，就算想不起来了也没什么一样！”

近乎歇斯底里一般，我能听见自己咽喉正发出令人厌恶的尖啸。

“连记忆都没有，我所做的意义又在哪儿？我和过去的自己的联系呢？我又在



哪？”

“在这里，”她指着自己的胸口。“它是不会变的。”

我的心忽地落上了一只蝴蝶，震颤着却许久没有飞起——我便听不见自己的心跳声了。

又或是那成了新的心，哪一个呢？

“能天使——”

我从未向别人谈过自己的失忆。

总有一天你会记起一切的。

总有一天你会变得和曾经一样的好。

总有一天你会和过去的自己一样值得信赖。

你会撑起整个罗德岛的，总有一天。

他们，她们，每一个人都这样鼓励着，每一个人都盼望着，充满着这样那样的期待。

有股温暖的感觉融进了我的身体，揉着我的脸颊使我温和的笑，有一个人，她告诉我可以重新去疯，有太多有意思的东西我从未见过，我可以朝前看。

“我会去的，和你一起。”

我决定回应她的邀请，就像她一直在回应我一样。

也该有个休息了。

“嗯。”

我看见她在雪中咕噜咕噜地转着，把身上的雪甩地到处都是的。

“对了”能天使捻起衣角，有些在意地看向我这边。“嘿，你想看我到时候穿什么？”

“啊，啊？”我下意识地扫过全身，没脑子地答道。“你穿什么都好看。”

“……”

很快反应过来的我顿时满脸通红，同时，一抹难以察觉的红晕染在了她的脸颊上。然后，她一步一步踱到我的身边。

“如果你想的话，年初的时候我可以

留长发，不过……”

“不过什么？”

“那时候，我想去汐斯塔市，你要和我一起去。”

“……我可能，”我有些犹豫，按照计划那时候我应该在跟着阿米娅她们东跑西跑的，估计空不出时间来。

“哎，我们这物流可是很忙的，到时候要在龙门到处跑，没准我又找德克萨斯……”

“我会去的啦，到时候我会空出时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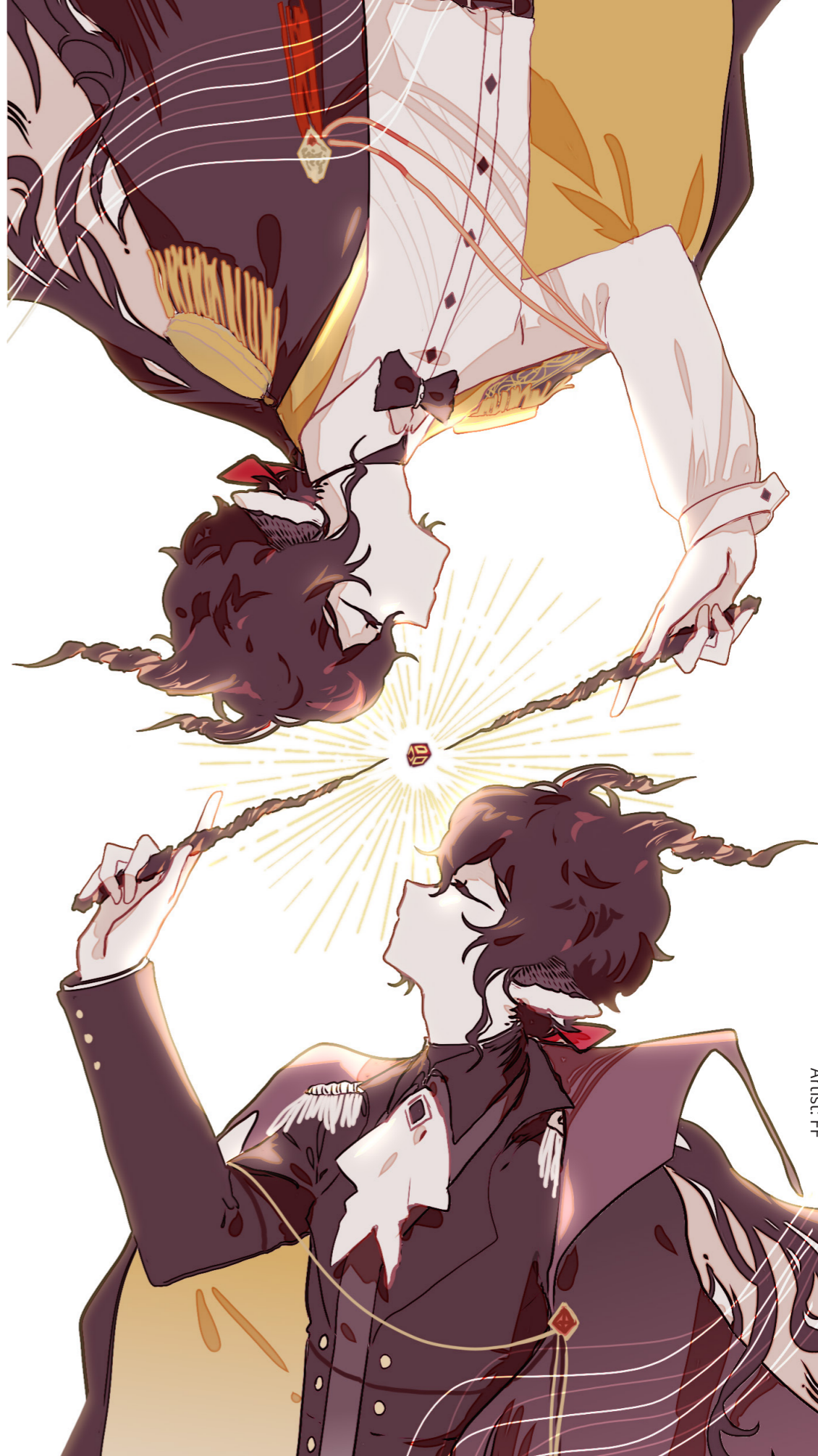
“哼哼，”她满意地笑着，绕到了我的面前伸出了手，“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啦！”

同样举起手时，却突然发现发现手背上粘着一团黑色的发丝，不知是什么时候落在上面的。

我有些出神地看着它，又突然笑了起来，用力地握住了她的手，像是不打算放开一样。

“你这是怎么了？”少女疑惑地问道。

“不，没什么。”我轻描淡写地答道，看着它从空中抖落，飘向了不知名的地方。一剪残发而已。



Artist: FF

# 潮石镇的流浪猫

◎ 爱默生家的恶客

Artist  
LOFTER@左刀行

责编  
瑶濯

拉特兰是个怎样的国度？  
是没有离群巨鳞飞翔的国。

“就这样，这个姿势很帅气。”

“好，三，二——”

“——等等，我整理一下衣领。”

菲亚梅塔放下相机。

“别生气嘛……刚刚有阵风过来了而已。好了，现在可以拍啦。”

“……等你彻底整理完该整理的。”

“真的整理好了，我发誓。”

菲亚梅塔叹了口气。她重新举起相机，刚刚一片阴云遮住了本就稀薄的阳光，这让她不得不再次调整光圈……好了，莫斯提马重新出现在镜头里。菲亚梅塔眯起眼睛，她手中小小的黑匣子是一条狭长而黝黑的走廊，而她则在长远的黑暗中远眺着静止在尽头的，鲜艳而孤独的蓝色影子。在伊比利亚荒废已久的海岸线上，一贯苦腥到浓郁的海风也会在途径她身边时失去嗅觉的质感。

“你再不按快门，我的腿都要麻了，菲亚梅……喂，微光守夜人！”

远处细碎的潮声冲散了菲亚梅塔的联想，她按下了快门。

“不要叫我那个名字。”

她们沿着海岸线缓缓踱步，浸透了盐

碱的灰白色石滩在脚下咔嚓作响，莫斯提马轻快的踮脚走着，跟着脚步的节拍轻轻哼起不知名的歌曲。莫斯提马离她越来越远，但菲亚梅塔没有随之加快脚步。她静静走着，任凭莫斯提马的歌声慢慢消融在渐强的风声里……干涸已久的苍白石滩上一无所有，因为伊比利亚的颓败，恒久而空洞的风声重归故地。在石滩的边界，天与地之间深邃的夹缝中，涌动的那些深黑的潮汐似乎也是风的实体所表现。这里是那个人的故乡。菲亚梅塔这样想着，低头捡起脚下的一块木船舷，在盐渍的侵蚀中，菲亚梅塔仍然能辨认出那些源于拉特兰传统纹样的雕饰痕迹。她摩挲着那些不甚整齐的刻痕，想起拉特兰宏伟的白色教堂，那里巨大的天顶壁画她从小看到大。在画上那些赤裸天使的身边，由矿石颜料绘制的金色纹样总会在每一天正午的阳光映照下熠熠生辉。

莫斯提马似乎在呼唤她。

她放下船舷。“发生了什么？”

莫斯提马说了什么，菲亚梅塔没有听见。实在太远了，风从她的背后来，将莫斯提马零星的呼喊碾碎。她走向那个小小

的岬角，逐渐看清了莫斯提马身后的那东西——她原本以为那只是一艘船残余的骨架。

“巨鳞的骨。”

“最好……不要碰它。”

“它不会复活的啦。”

莫斯提马伸手抚摸着巨鳞粗糙的肋骨，仿佛是在抚摸路边的流浪菲林兽亲一般温柔。

“你很巨大。你从哪里来呢？你为什么会在哪里？”

“我们一路走来，从没看见过你的同胞呢。”莫斯提马对着鳞骨喃喃自语。“你的头……仍然冲着海。你想回去，但你在哪里。”

“莫斯提马……”

“为什么你在这里？这里曾经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镇，他们困不住你……你要到哪里去？”

莫斯提马顿住了，然后她轻轻的笑。

“啊，是啊，我听见了，你肋骨间流淌的歌。我知道，‘它们逝去时的脚步声，就像黑夜，满月下干枯的河床轨迹’。”

“……莫斯提马！”

“我没有变成海嗣啦，守夜人小姐。”

莫斯提马故作委屈的回头笑笑。

又来了，又是这样。菲亚梅塔烦躁的换了个站姿，尾羽愠怒的微微抖动着。萨科塔，高贵的萨科塔，即便眼前这个萨科塔现在是失去共感的残缺版本，也不代表她在说话前能够充分考虑到旁边黎博利的感受。在光环和拉特兰城的辉耀下，萨科塔们能够轻易俯瞰同族的情感。那些对于黎博利来说难以逾越的山丘，在萨科塔人的眼中只是平面地图上的曲线……菲亚梅塔闭上眼睛。她又想起安多恩，出生于荒芜之地的萨科塔，熬夜为他们改报告的队长，指导她射击技巧的前辈，一起去甜品

店的朋友，然后这一切在那一刻全部变成仇人——在她真正确信自己可以和他们互相理解并共度此生之后。她听见风声长久叫嚣着，混杂着石砾滚落的声音。现在的自己，只能追逐。她想象着自己奔向所有远去的坠落的石块。

“那边，有人在喊我们。”

菲亚梅塔睁开眼，莫斯提马正指着远离岸边的那片枯林。傍晚已展开它巨大的羽翼，靛蓝色的天光下，树林里黑的可怖——但有人提起了灯，一点玫红的焰色在他的手中忽明忽灭。

“你们——不要靠岸，回来。”

“伊比利亚的审判官？”

“我想应该是，走吧。”


莫斯提马丢下脊骨和菲亚梅塔，走向枯林。

审判官也是个黎博利人。他是个认真负责的人，在核实过两人是拉特兰万国信使后，仍然尽职尽责的向她们完全告知了潮石镇周边各种已知海嗣的形态，分布，和避开他们的方法——“二位这样的举动，稍有不慎便会给双方国家产生不必要的困扰，我个人极不建议，尤其你们是……拉特兰人。”

“听见没有，说你呢。”

莫斯提马笑了笑，她将自己隐入审判官身后的黑暗，尽可能藏住不属于萨科塔的角和尾巴。她观察着走在前面举着灯的审判官，他的意识年龄和她们相仿，眉间却有许多纵深。他的步伐疲惫，腰间的审判官佩剑反光模糊，欠缺打磨。一行人默默走着，直到他们进入潮石镇的边缘，几座木屋的门口挂着昏黄的灯。审判官长舒一口气，终于将提灯放下。

静谧之后，潮石镇的淡水水渠便再无人修整。驻扎地的淡水不够他们三人用的，菲亚梅塔便按照审判官所指的方向，找到



了一条石缝间的小溪。这里离驻扎地有一段距离，等到菲亚梅塔回到房间时，发现莫斯提马已经先睡下了。房间一片漆黑，床头的蜡烛被莫斯提马吹灭，堕天使的头顶也黯淡无光。菲亚梅塔想起小队，那时候三顶闪亮的日光灯经常让她夜不能寐。她反手关好门，摸索着脱掉外衣钻进被窝。这里充满了干稻草和灰尘的气息，菲亚梅塔蜷缩着，深深嗅着这些令人安心的味道，不一会便暂时忘却了小队的所有，沉沉睡去。

伊比利亚的木柴总是无法完全干燥，火堆在莫斯提马的拨弄下噼啪作响。她蜷缩在一块毯子里，眯眼望着山崖下的海岸。大块的云层遮蔽了月亮，那些从缝隙中逃逸的光只能勉强勾勒出海的雏形。脚步声在靠近，莫斯提马没有回头，她知道那是菲亚梅塔。

“又偷跑出来？”

“睡不着而已。”

菲亚梅塔发出忍耐的喉音。“……和在萨米那次的不辞而别借口一样。”

“抱歉，这次忘记想新的理由了。”

“你还要逃到什么时候？”

莫斯提马戳着火堆，那里面随之发出愉快的木材爆裂声。“我不是逃。菲亚梅塔，我逃不掉，也不需要逃。我只是无视了所有阻碍我前行的东西而已。”

“好，自愿跟着你的我暂且不论……躺在床上的蕾缪安呢？她阻碍了你什么？莫斯提马，你当真要像那个混蛋一样，理所当然的把过去的日子随便扔掉，然后去追随一些你们萨科塔才能理解的高尚追求？你——”

“别这样，菲亚梅塔。”

正在气头上的菲亚梅塔突然停下了指责：莫斯提马站起身来，转过身看着她。尽管莫斯提马背对着火堆，她的表情完全

隐藏在阴影中，但菲亚梅塔能看清她。在火堆的背面，莫斯提马露出她失魂落魄的内核。她的声音不再轻快，恳求的话语因为痛苦而滞涩。她的身形仿佛不再能支撑起她悲伤到沉重的灵魂，慢慢向地面坠落。菲亚梅塔在一瞬间忘记了自己的所有愤怒，她下意识的伸手去接住莫斯提马，试图在她彻底坠落，碎裂成一地无主的残骸前，再一次触碰她的温热。

莫斯提马倒在菲亚梅塔怀中。

“我只需要行走，菲亚梅塔。”莫斯提马的脸埋在菲亚梅塔胸前，声音闷闷的。“没有方向，我只是尽量远走，将自己抛洒向更广阔的地方，避免悲伤的挤压……菲亚梅塔，不要跟着我，你有想做的事，你的时间和意义不必浪费在我的身上。”

“那你自己呢？你怎么保证自己不会走丢？”菲亚梅塔触到莫斯提马冰冷的手指，随即拉来毯子盖在她身上。“别犯傻了，莫斯提马，你就是想逃。我不理解你们萨科塔的大脑，但无论你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谁逃，我都不会允许——”菲亚梅塔抱起怀里蜷成一团的毛毯卷莫斯提马，径直向驻扎地的方向走去。“现在回去睡觉，以监督人的身份命令你，不许再闹腾了。”

被卷成一团的堕天使没有明显的反抗意味，她只是意义不明的轻笑两声：“哎呀，真是劝不动你呢~”

“啧，烦人的属性又恢复好了？”

“别那么说嘛，好伤人的。”

第二天早上，她们启程离开潮石镇。那个审判官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开口问道：“我一直想知道……拉特兰是个怎样的国度？”

菲亚梅塔还没来得及开口，身后正抬头呆呆望着阴沉天空的莫斯提马突然抢先说道：“是没有离群巨鳞飞翔的国。”

# Lost in 1083

© 早睡早起睡眠好

Artist  
北棠

责编  
瑶濯

*“Lost in the memories of a time with you, with you——”*

“嘿，听着，我不认为和塞雷娅一起跳舞是个好的选择…”

缪尔赛思试图阻止斐尔迪南。她挥舞着水色的缎带，在他的头上半是威吓半是安慰地摇摆。

灯光在闪烁，空酒瓶散落一地。端着红酒杯的总辖和莱茵生命的另一位创始人正站在这场聚会的角落——另一头，帕尔维斯则若无其事地擦着他的帽子，嘟哝着“唉，年轻真好…”之类不知所云的话语。

而斐尔迪南不为所动：“你再不让开，我就要邀请克里斯滕了。”

“你喝多了！”精灵恼怒地说道。“你脑子里全是酒精发酵出来的气泡，我看到了！你休想毁掉我的聚会！休想！”

在小规模冲突演变成精灵霸凌人类的社会法制新闻之前，白色头发的瓦伊凡注意到了这场小小的闹剧。她走过来，步伐又轻又快，像一个幽灵一样飘了过来：“发生了什么？”

趁着缪尔赛思发愣的功夫，斐尔迪南已经微微鞠躬并伸出一只手。他微笑的脸庞被酒意晕染得有点红，但姿态却依旧稳稳当当，像一个自维多利亚远道而来的绅

士：“我能有这个荣幸，和你跳一支舞吗？我们最尊敬的塞雷娅女士？”

克里斯滕走过来时，刚好听到塞雷娅的应答。她笑了，把红酒杯随手搁在一旁。缪尔赛思的眼睛追逐着塞雷娅和斐尔迪南翩翩起舞时在地上投下的影子。她听到克里斯滕在她耳边有些调侃地问：“我们的人数是奇数，看来注定要有一个人要落单了。缪尔赛思小姐，我想，或许我该是那个落单的人？”

精灵抬头，那双翠绿的眼睛在闪动：“你是在邀请我吗？”

“不。”克里斯滕抱着手臂。“我的意思是，别把帕尔维斯落下。毕竟你只是威胁要用冷水浸满他的枕头，却不肯和他一起跳一支舞？”

帕尔维斯连连摆手：“我这把老骨头，还跳什么舞……”

“你算什么……老骨头！”缪尔赛思拎着酒瓶气势汹汹地走了过去。帕尔维斯被她这股破釜沉舟的气势震慑住了。

于是片刻后，克里斯滕又端起了酒杯。她将高脚杯举到眼睛前面，饶有兴致地透过红色的酒液看着正随着音乐摇晃的四个

人。

塞雷娅和斐尔迪南，缪尔赛思和帕尔维斯……有趣，真是有趣的组合。

收音机在播放着一首很老调的歌曲。被歌声控制了舞步旋律的两对舞伴看上去和这首歌本身一样古老。克里斯滕忍不住笑了，但笑容还没彻底展露，就与转着圈的塞雷娅对上了眼睛。她从散落在桌子上的一沓资料里随手拿起一张，用它遮住了自己的脸。

她的眼睛漫无目的地在这张纸上游动。

“Drawn together that we couldn't hide…”

克里斯滕看了好几行，才发现原来这是她看过的一份论文。这是帕尔维斯写的、有关嵌合技术的论文。她对此有些感兴趣，曾经询问过帕尔维斯，他回答说“还只是初步的构思”，于是，她便没再关注下去。

她心不在焉地又看了几行。

“Lost myself in this situation…”

Trapped in the void, fighting for a response…”

碎片嵌入、疗效实验……这些她都看过了。

在四处飘摇的歌声里，于明亮到刺目的灯光下，一个想法像在风中发芽的种子一样，在克里斯滕的心里破土而出，疯狂生长。

她想：我原本是不喜欢跳舞的。但是如果……如果今晚塞雷娅来邀请我，我就跳舞。我要跳两支舞，一首歌是《Fire》，另一首叫《Dreams of Stars》。

然后她放下论文。

她看着塞雷娅，她看着缪尔赛思。

她等。

“The grip of fate, a tightening noose…”

Redemption's grace, we find truth…”

克里斯滕想，这首歌真是漫长。悠悠的曲调，就仿佛永远都不会走到尽头一样。

那么莱茵生命呢？塞雷娅呢？

缪尔赛思、斐尔迪南、帕尔维斯呢？

她又拿起了酒杯。

其实她并不喜欢喝酒，就像不喜欢跳舞一样。但是没关系，人偶尔也要顺着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气氛行走。所以她沉醉其中。

克里斯滕让红酒沿着味蕾往下走，她感觉到自己的胃在慢慢地坠落，而灵魂则一路上升，一直抵达冰冷的、充满射线的、广袤无垠的星空。

或许这里该被称之为宇宙。但泰拉至今没有任何有关这个森然地域的记录。她的父母曾执著地攀登着，而后坠落、坠落。

她还记得他们的笑容。他们在风中微笑着，向她，向自由，向天空。

克里斯滕闭上眼睛。

“Lost in the memories of a time with you, with you——”

这首歌终究是走到了尾声。因为塞雷娅站在了她的面前，对她伸出手。

克里斯滕睁开眼睛，放下酒杯，注视着塞雷娅那双金黄色的眼睛。此刻，关注的、柔和的目光，正在它的主人的授意下发射到克里斯滕的身上。克里斯滕心想：没办法，我们佩洛是没法拒绝这个的。

特别是……当塞雷娅低声对她说“怎么一直在旁边站着？是不喜欢跳舞吗？不必勉强自己。”的时候，她笑了。

她将金色卷曲的长发拢到脑后：“不。”

随后，她迈步，将手搭在了塞雷娅伸出的那只手上，庄严地宣告着：“我要跳两支舞。”

“With you.”

缪尔赛思瘫倒在一旁的躺椅中。

她点的那首歌已经播放完了，现在从



收音机里流淌而出的是《Fire》。说实在的，她可不喜欢火！火焰这种粗暴的东西，就应该离精灵远远的才行。

可是……

她捂住胸口，感觉到自己的胸腔中有一丝细小的火焰在燃烧。每当她注视着她的同事们，注视着还在生长期的、小小的莱茵生命时，这股火焰就会烧的她想要散作一团水花。

她想起自己睁开眼睛时栖息着的那棵树。

有一天，莱茵生命也会长成那样的参天大树吗？她是否将每天每夜地在这里沉睡，欢笑泪水都留在这片土地——

这里……会成为她新的家吗？

火焰在燃烧着，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缪尔赛思愣了半晌，才意识到是壁炉里的柴火。

她看向窗外，天空中也有火焰在燃烧，是彩色的、绚烂的花火。帕尔维斯似乎也在看烟花，斐尔迪南也在看。

“明天。”斐尔迪南喃喃地说道。“明天，我就去找以前认识的投资人再聊一聊。”

帕尔维斯笑着摇头。似乎对钱既感兴趣也不感兴趣的样子。缪尔赛思无意识地操纵着水滴，让它们在自己的额头上、脸颊上、手背上，斐尔迪南的身上四处跳跃，像从天而降的雨。

《Fire》的脚步悄然离去，而《Dreams of Stars》却刚刚开始。

一舞结束，塞雷娅刚好背对着窗户，于是克里斯滕的瞳孔中映照出窗外五彩斑斓的烟火……以及被烟火挡住的星星。

塞雷娅则看到，傻笑的缪尔赛思不再让那些水珠跳来跳去地捉弄斐尔迪南，只是让它们悬浮在半空中，像烟花一样炸开。

她听到新的曲子在奏响。

她拍了拍克里斯滕的肩膀。

“你要的第二首歌……已经来了。”

而克里斯滕微笑着点头。

“确实如此。”

## 四卫不倾，三风不度

◎ 酗酒仙子一方通行

Artist  
宇宙渡鸦薯条颂歌

责编  
广英和荣耀

悲长梦，醉挑灯。他年长风今犹在，旧时铁甲踏新声。

“四卫不倾，三风不度”。玉门城楼上铭刻的这句诗在炎国西北部广受传诵。每当天灾云席卷玉门，城区边缘地块的屏风卫缓慢而坚定地升起，城中总有人以歌唱般的语调吟咏此句，称颂那四扇世间最大的“屏风”。

鲜有人知的是，它最早指代之物，却是曾经的“西北四卫”。

陇山卫、武威卫、岷山卫、玉门卫。其中三卫八万六千人，连同三座边关雄城，永远地湮没在了陇西的戈壁黄沙中。天灾和人祸抹去了一切它们存在过的证明。

隐居在尚蜀攥江峰忘水坪中养伤百余年的令斜倚在玉门城头的走马道，手掌轻抚许久未曾经历过刀劈斧凿的崭新城砖，喃喃自语，倒酒无声。

登城如上坟。

束在她发间的是两枝熏黑的药枚。重岳站在一旁，知道她又回忆起了那场战事。

【陇山卫】

天保九年，漠北人群聚作乱，纠集步卒十二万，骑军五万，叩关侵掠，意欲直破四卫，南据中原。

令化名岑离山，担任陇山营副将，由一位司岁台委任的天师负责监管。陇山卫地处大漠最西端，守军与匪寇最先接战。

守城两天，陇山的弩手射出了最后一拨箭矢，号角响彻，三十位百夫长率部开始蚁附攀城。

“岑离山”双手持灯杖狠狠刺入地面，城头凭空游下数条青黑蟠龙，却立刻被淹没在人潮和术法中。她强提一气，努力让自己保持清明，正欲从诗篇中再召出青龙，已经有人率先爬上城楼，狞笑着向她冲来。

刀杖相向。

……

漠北人五上城头，五下城头。令抹去额上血污，目力所及之处，望不见一个还能站立的陇山士卒。

接到一扇摇摇欲坠的传信纸鸢，令撤下了负责防守的百丈城头。去往卫所衙署议事。

“岑先生，陇山卫已经注定失守，后三卫可能尚不知情。贼子围困严密，寻常信使再难逃出敌阵。”巡狩天师高先之摩挲着一个她从未见过的施术单元，“只能拜托您做一次边关信使了。”

## 【武威道中】

陇山营残存的一标兵卒打开西门，列队出城杀敌。

令从南门城楼的断壁残垣中跃下，一人凿阵，赶赴武威。

身后是千丈长河流淌。断折的戈矛，破碎的甲冑，曾经承载着攻城掠地的野心，现在无力地漂浮在她的墨色、她的怒火之中。

回头望去，前一刻已沦为入侵者战利品的陇山卫，钢拧石砌的八条承重龙骨，突然变得像绸布一样柔软；夯土浇筑的城墙，像有石子投入水中一般漾起一圈圈涟漪。核心区的地块向内塌陷，砂石像瀑布一样流泻。

然后天地翻转，孤城作坟茔，填杀无数正在城中欢呼粗吼的劫掠者。沙尘席卷天地间。

令怔怔看着城池异状。她终于明白司岁台为何要派一位土木天师来戍守边城。

她叹了口气。此番天地异象，地牛翻背一样的动静，哪里用得着她再去武威传信。老天师还是想多活一人是一人罢了。

腰间牵连道行根本的酒盏早在先前突围之时就悄然碎裂，维持座下所乘的“弦惊”已是极限，接下来的战事是彻底别想出手了。

她耳中忽有心声响起。“暂借些许道法给你，以后再悉数还来”。

令报以冷笑：“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不应该拍手叫好吗？”

“国事大过家事。”

“差不多得了。你的性格，不，应该说说是秉性，我还是清楚的。你跟谁做了交易？”

“……司岁台留着你们几个的性命，换我出手三次。这可以抵掉一桩功德。”

“按理说放他们入关，你得到的更多。

你的选择倒是出人意料。”

“扶植别人替我报仇？……这些废物还不配。”

心声归于沉寂。天地间只剩下猎猎风声。

再行出十里，视野中依稀可见武威卫的黑点。天空中似有何物萦绕。

令忽然微微一笑，一场等候多时的截杀？真是好大的阵仗。

弦惊挥剑斩开一记术法。她将灯杖插在身后，身躯一振，抖去戎装上的沙尘，向前递出一拳。

与岁暂借而来的道气在臂上缠绕，为首的甲士脏腑立碎，胸腔凹陷，倒飞而出。令心念微动，抬手一指，弦惊甩出口衔长剑，透腹而入，将另一人钉死在大块砾岩上，接着抽杖格挡一柄马刀的偷袭，刀刃当之即断，崩入对手面门。目光一转，明暗变幻，自己踏进了阵法术师的杀阵中，几位隐藏在寻常武卒中的骁健武夫立刻上前倾力劈砍。

令手掌翻转，凭空取出一束诗筒，握住一端，一脚蹬地，白甲飞旋如花开，将竹筒展成一道“围篱”。武夫兵器刚刚触及字面，立刻被墨迹游附上身，活生生炼杀为器仗，倒戈冲向原先的同党……

## 【武威卫】

令走下双方交手的沙丘，极目望去，然后停下脚步。

还是来迟了。看来对手在攻下陇山前就已经分兵前来武威。截杀自己的这拨人只不过是留守的残余部队。

行至武威战场遗址，此处情状与陇山同样惨烈。突围无望的守军直接借动力炉熔毁了城区，铁浆坠入地下水源——既是守城目的，也是进攻缘由的整片潭水被全部蒸干，无形无色的灼热蒸气先是杀死了

巷战中的双方，然后升上天空，化作——如令眼前所见，朵朵白云在天空中狂乱地飘转飞旋。在这永远干渴焦枯的大漠之中，悬在百丈黄尘之上。

她仿佛听见武威士卒的号呼：城可以毁去，水可以蒸干！哪怕让它们化云飘去，去浇灌荒寂的土地，去奢侈地肆意地播撒生机的火种，在戈壁滩中滴染出星星点点的绿洲，也绝不能落入敌手，被装进匪寇的水囊！

她静立片刻，赶赴存亡未卜的岷山卫。

“他已经在前往玉门的途中，直接去接应吧。”岁说。

## 【岷山卫】

他的旧名从来无人知晓。士兵们叫他“宗师”，十一个兄弟姐妹称他为“大哥”。

疲惫的士兵们奉令在城内民居中养精蓄锐，随时待命。他一人站在城池中心，

两条主干道的交汇点，下令大开四门，“迎客”。

敌人即刻涌入，口中是狂热的呼啸，手中是暴虐的马刀。如果此刻有神灵在岷山上空俯瞰，祂会看到四条由骑兵组成的锋线在街道上推进，像四支漆黑的箭矢，朝着相同的靶心飞驰。

箭矢的箭头由几百名愤怒的骑手组成，他们大多有亲朋葬身他手。他们赤红着双眸，他们臂系着白巾。

这些人要报仇，要讨一个公道。那么三卫战死的兵卒呢？他们的仇由谁来报？他们的命该谁来偿？

他缓缓弓身，像是被痛苦压得直不起腰。他咬牙切齿地告诉心中一直盘踞的那条恶龙，你只管杀人。

他朝四方各出一拳。黑箭立刻停滞，由前向后逐根变成红箭，四条街上的骑兵连人带马，皆成渣滓。横飞的血肉在四门



外溅射出扇形,构成了四片暗红的“箭羽”。

他深深吁气,朝东向递出此生神意最饱满的一拳,在敌阵中撕开一道猩红豁口,一抹黯淡身影在拳迹尽处显现,护送岨山营前往玉门。

这个“他”在队伍前方开道而行。留在城内的真身瞳仁涣散,灵智抽离,只是近乎本能地按东南西北的顺序挥出一拳又一拳,直至血肉崩解,形销骨立,被掩埋在倒塌的废墟中。

岨山又名重岳,前人曾北上驱逐鞑虏至此,刻石记功。

他决定以后就叫做重岳,他在何处出拳御敌,岨山卫便驻守于何处。

只要他还能站起,岨山便屹立不倒。

#### 【玉门城头】

为了控制方圆百里仅有的水源,这座移动城市并未依山以为屏障,而是矗立在茫茫大漠上,像孤独的巨人,天地偌大,身无可依。长风吹彻,偶尔还夹着粗粝的沙尘,吹颊如刀割。

并非没有风,只是没有江南的风。关山远,春风不度。

令盯着一箭之外的草甸,那里伏着他

们仅剩的精锐将士,甲冑上裹满湿穗,三军衔枚,黑夜中草甸只是草甸。

这是一场伏击,以这座吵醒黑夜的城市为饵,以草甸为陷阱。

“把火炬烧得再亮些。”

“已经够亮了,足够吸引那些家伙了。”

“是给草甸下的将士们看的。大战将至,九死无归,谁都忍不住回头看。再亮些,权当家乡的灯火吧。”

长风不灭原上火,一夜征夫尽望乡。

令伸手一挥,酒盏碎片激射而出,落地生发。龙如雨,戈如林。

激战在即的沙场上出现了一支一个人组成的军队。

随后是杀声震天,短兵相接。

#### 【一百七十年后,玉门城头】

风冷。梦醒。抬眼看,玉门夜深,湖松酒的空坛子堆满了凉亭。面前的纸页上,是写了一半的残诗。

只有那样的风,才能如此吧,即使离开了这百年,也能时时吹入梦来。

悲长梦,醉挑灯。他年长风今犹在,旧时铁甲踏新声。

■





# 你需知晓我抵不过你

◎ 潮雾

Artist  
LOFTER@淹城挖出的那只小舟

责编  
广英和荣耀

没有灯光的荒野上的火焰 年轻的萨卡兹送给他的一团火焰  
他无数次回忆起那团火焰 纵使渐行渐远

对于那只裂兽的所属，他们争执了一刻钟。年轻的骑士学徒玛恩纳·临光站在原地看他们争执，有些头大。他是未来的骑士，临光家的骑士，尽管再饥肠辘辘，也不会抢夺平民的猎物。可是这群赏金猎人反倒争执起来，一个说：这是人家杀死的，按照荒野上的规矩，就是他的猎物，我们这些大人，犯不着抢一个小年轻的东西。

另一个人骂他：那村里老人小孩你来奶吧！榆木疙瘩。

玛恩纳算是听出来了，这群赏金猎人不仅要养活自己，也承担给驻扎的村子打猎的任务。这群人吵起嘴来，闹哄哄的，话都冲着下三路去，他实在插不上嘴，被迫闭嘴当了个摆设。这时，一个黑黑的萨卡兹男孩起哄道：“干脆把他带到我们营地去吃大锅饭呗！……哎呦！”

他被年长一点的猎人踹了一脚窝子，像个活宝似的弹走了，其他人尴尬地看着他。玛恩纳愣了愣，明白了：这帮人都是赏金猎人。不客气地讲，就是土匪。他一看就是个骑士，跑到匪窝去，有点像龙门警察冲进贫民窟。

那只裂兽还躺在地上，黑胶皮一样的皮被他斩得皮开肉绽，露出里面的红肉来。小游侠的肚子开始咕咕地叫。他忖了一下，硬邦邦地说：“也好。我刚刚也说了我并非骑士，不法的事情，不发生在我眼前，我不会追究。”

这话说得未免太傲，太看不起人，一干人全部被他干沉默了。年轻的游侠毫无自觉，只疑惑为什么这群人比来时安静那么多。他独自一人走在队伍后边，丝毫没有尴尬的自觉，像个赶羊的农民，一群人的动向全部看在眼里。回程的路要好走很多，几个年轻的猎人都闲下来，扛着猎物吊在在队伍末尾扯闲篇。其中也有那个邀请他的萨卡兹，他，还有另外几人，走几步就要回头看他一眼，然后凑在一起发出意味不明的笑。

玛恩纳寒着脸，心想：我是西里尔的儿子，忍了。

不去管他，他反倒变本加厉起来，干脆转过身来倒着走，光明正大地看玛恩纳。玛恩纳梗着脖子看一边，多多少少不注意要和他眼神交汇，那萨卡兹便冲他挑着眉毛，吹一串曲溜拐弯的流氓哨。玛恩纳眉

毛上跳青筋，多少有点怒意上脸，那萨卡兹好像觉得特有意思，用手圈成喇叭对他小声喊：“公子哥儿，你们骑士，是不是禁止私斗——”

玛恩纳忍无可忍，走上前去，那萨卡兹一边“诶诶诶别”，一边一个劲往身边人身后躲。旁边人才不愿给他捅的篓子擦屁股，全都一边大笑着一边躲开，起哄道：“托兰，你活该！”。玛恩纳一把把那萨卡兹从人群中揪了出来，心想：禁止私斗，是吧？毫不客气，一拳招呼了上去。

两人打做一团。在玛恩纳的眼里，对方是“下肢虚浮，只有蛮力”，意外的却反应不错，自己的攻击几乎打不中。周围的赏金猎人好像看热闹不嫌事大似的，训练有素地迅速围成一个圈，击着掌唱着歌，大喊“托——兰！托——兰！”玛恩纳耐心耗尽，闷头追着那萨卡兹打，那萨卡兹左躲右闪，偏头躲开他一拳，余光见旁边的树干被天马一拳打歪，还叫苦道：“老爷，你这是要杀了我啊！”

此时，队伍前头的年长的猎人们终于迟迟赶来。年纪最大的一个费劲力气，挤进人圈中，还被起哄的人群扣了只野鸭。他怒吼道：“你俩，都给我停止！”见到圈中两人，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大骂道：“托兰，我操你爹！”

“我爹早死了！”托兰混不吝地高声喊。周围的猎人爆发出一阵大笑，吹口哨的吹口哨，起哄的起哄，还有脱了裤子当街遛鸟的。有一人绝活得了得，蹭蹭上了树，掌握了最佳的视野，此刻攀在树上大叫一声：“去他娘的亲爹！”

“呜呼——”所有人鼓起掌来。老猎人恨不得抽下弩箭来给他一箭，怒骂道：“他妈的，乌瑟，给老子下来！——托兰！你小子再不停，当心老子回去扣你分红！”

“叔，你这可要了他的命了！”猎人们

大笑道。

两人打得尘土飞扬，对手滑不溜手，不好对付，玛恩纳凝心净神，几乎听不见周围响动。此时却见那萨卡兹身形一僵，露了破绽，立刻抓住机会，揪住了他的衣领，作势要打。谁知那萨卡兹却将脖子一缩，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对他小声说：“认输，我认输！”

玛恩纳一愣，这才听见周围这跟猴群似的动静。那萨卡兹眨眨眼睛，玛恩纳这才发现他的眼睛是蓝色的，一脸人精样。对方转了转眼睛，用只有他俩能听到的声音说：“我认怂，兄弟，给个面，算平手吧，我还想当老大呢。”

玛恩纳盯着他，手上紧了紧。这人忙道：“就当交个朋友。”

玛恩纳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地放了手，有些怀疑自己出手的理由，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那人拉着他，像哥哥拉着叛逆的弟弟似的，对老猎人招招手大喊：“叔，不打不相识——”

旁边的年轻猎人又起哄来。玛恩纳算是看明白了，年轻猎人都听这个叫“托兰”的年轻人的。

“滚，都闭嘴。”老猎人气不打一处来，摆着手骂道，“天快黑了，快他妈干活。”

年轻猎人们闹完了一通，三三两两分头又去搬猎物。玛恩纳甩开了那人的手，那人切了一声，道：“托兰·卡什。”

“……”玛恩纳梗着脖子答：“玛恩纳·临光。”

托兰明显看着他愣了愣。临光的名字常见诸报端，就算是生活在荒野上，也理当有所耳闻。玛恩纳等着他说什么，他却伸手过来，拍了拍玛恩纳的肩膀。待玛恩纳抬起头来，他早跑去干活，跑到一半，又回过头来，冲他竖了个食指在嘴边，才钻进猎人中。

玛恩纳愣了一下，反应过来，那意思竟是“保守秘密”。

复行了几十分钟，出了树林，豁然开朗。眼前是一片荒原，远处平坦的山坡上，遍布着棋盘一般的麦田。星垂平野阔，连绵的群山，此刻看起来那么遥远，那么昏暗。

老猎人看了看天际线，说：三天后，有大雨。

玛恩纳看着那万里无云，很是困惑。那猎人嘿嘿笑着说：“月离于毕……小年轻，你连生活的锅盖都没揭开呢。里面装的是大餐还是垃圾，一无所知啊。”

村子坐落在山窝窝里，面对着美丽而空无一物的荒野。一只小狗坐在道路尽头，旁边有一间低矮的泥房子，已经塌了一半。

离村子越近，猎人们就越沉默。方才那愉快的氛围说没有就没有了。玛恩纳不知道原因，莫名所以地跟着，四处打量，发现这村子里一半房子都已不住人了。卡西米尔南郊雨季暴雨狂烈，房子塌了许多。队伍行进着，不一会儿看见一口老井，一个戴头巾的妇人站在井边摇橹汲水。她听见脚步，将沉重的水桶提出，抬起头来看了看，一眼看到玛恩纳，愣住了。

年纪最大的猎人上前去，没话找话道：“今天是大丰收，孩子们都可以吃饱了。”

那妇人却不领情似的。她扫了一眼玛恩纳，偏过头，冷淡地说：“那太好了。”

“我还没给你介绍呢，你看看我这记性，”老猎人尴尬地笑道，“这位小哥叫玛恩纳，是我们路上遇到的，在这住一晚就走——”

那妇人背过身去，一把扯着喋喋不休的猎人，小声说了几句话。赏金猎人不乏人精，即便如此，那老猎人脸上也挂不住起来。玛恩纳动动耳朵，那悄悄话虽压低

了声音，他还是听见几句。

“你怎么带回来一个黄金天马，临光家的人？你不知道村子里有矿石病患者吗？”

“可他还不是骑士，也没有加入银枪天马啊。”

“操你娘，他迟早会，他是临光家的人！”

……

声音低下去，矮下去。玛恩纳不是第一次为自己的显眼的毛色和家庭苦恼，可这却是他第一次想要完全抛弃这些象征。人们有时并不听你辩解，他们只是相信他们相信的，哪怕在空旷的荒野上，人也从不是自由的。他低下头，心里琢磨着：要不晚饭后就离开吧。

那妇人和那猎人似乎不欢而散，妇人提着水桶，怒气冲冲地走远了。老猎人望了望她的背影，无奈地冲沉默的赏金猎人们举起双手，像是一个投降的手势。再厉害的赏金猎人，也要对普通的村妇投降，世间强弱道理如此。赏金猎人们窃窃私语起来。那老猎人向玛恩纳走来，人群自发地让开一条道路给他。他望着玛恩纳，常在荒野上生存的猎人，充满皱纹的眼也像是麋鹿一般天真。那让玛恩纳想起自己的爷爷。那双麋鹿般的、老人的眼睛，总让他错判抵挡剑光的时机。

玛恩纳认真地回答：“不方便的话，我可以现在就离开。”

“不是这样的……”老猎人道，沉默了，又开口：“她不同意你进村，好在我们的帐篷在村子外，在那里凑合一宿吧。”

“……”玛恩纳沉默地看着他。就在那时，他突然注意到人群中的托兰。他抱

着胳膊，漫不经心地吹着前额上的头发，并没有要帮他说话的意思。

“感谢您。有帐篷睡已经不错了。”他由衷地说。

他们在水井边留下了属于村子的那份猎物。疲惫的猎人们还要穿越半个村子，才能歇一歇脚，顿时都对玛恩纳有些阶级仇恨。但托兰第一个迈步走了，其他人便下意识地跟着他走，那仿佛是对天生领袖的一种本能服从。尴尬的氛围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玛恩纳自卡西米尔城门走到这里，脚早就打起水泡。猎人们走到营地里，也纷纷不分地点地瘫倒，脱下汗臭的鞋子。玛恩纳这才知道他们为了多捕猎，走了很远，才遇到自己，却因为自己多受罪，不免有些愧疚了。他那愧疚的心还没焐热，便有八婆的年轻猎人来八卦他：“小少爷，你从城市来？”

玛恩纳硬邦邦地看了对方一眼，说：“我不是少爷。”

“听说你们都学高卢语，说起来像鸟语一样，教我们两句。‘我爱你’怎么说？”那猎人热乎乎地问。

“你他妈的看上村里那姑娘了？她爸可是教书的，你这二把刀人家看不上。”他立刻被其他猎人嘲笑。

“鲁茜妮不是那种人！”年轻猎人抗议道，“我学了也就是逗她开心，你懂什么！”

猎人们坐在踩实的土地上，互相叫骂，却因为脚疼，没一个愿意站起来“付诸行动”，是名副其实的动口不动手。玛恩纳高眉深目，睫毛长长，冷下脸，像是铸了一层冰，没人敢和他说话，实际是小公子哥在这种场合，嘴跟被洗了似的，一句脏字吐不出来，只好闭嘴装高冷。他望向天边，发现日头已经下去，天光却还未散尽，

在山的那一边，变成瑰丽的紫色，将一缕一缕的云遍染成奇异的色泽。

“那就是歌莉娅。”突然，有人说。

玛恩纳转过头来。是托兰。他没脱掉靴子，只是盘着腿坐在离他一米远的距离，百无聊赖地扔着小石子。在吓小孩的故事中，萨卡兹被描述为红眼立眉，形容可怖，可那双蔚蓝色的眼睛是温柔的，有些像大海。

“那是什么？”玛恩纳问。

“一个萨卡兹的古老传说。那就是远处的歌莉娅。她是你的神，她总是看着你，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做。但就在你能感受到她的瞬间，你要好好珍惜她。”托兰说。

玛恩纳不清楚萨卡兹的古老传说，更不知道那些流传在荒野之上，猎人之间的故事。在城里人的眼里，萨卡兹的事情就是听来都觉得肮脏。他有些羞赧于自己的光和正了。

“为什么？”他顿了一下，极其别扭地问。

而萨卡兹的蓝色眼睛看了他一眼，笑了笑：“因为她意味着你会遇到难得的好日子。”

他又开启一个话题：“你说你在游历，都去了哪里？”

“从卡西米尔西南的村落出发，路过了叹息河，经过了弗比斯山，遇到了高山人和荒野上的武器匠，还碰到一个行脚医生。他自称治好过肺癆。”玛恩纳说。

“真好，”托兰笑笑，用石子在地上划着，突然说：“我敌不过你，你带我走吧。”

玛恩纳愣了一下，震惊地望向他。他却慢悠悠地划拉着地，说：“老猎人不愿意走，想的是定居下来，好好生活。年轻猎人还有大把时间，总要多走些地方，才能多些门路。”

说着话，身边的猎人已经纷纷起身去。

因为营地的中心，老猎人们在招呼年轻猎人趁着最后的亮光处理猎物，准备晚餐。猎人们骂骂咧咧地捡起扔到一旁的鞋子重新穿上。脚臭味被重新封锁回鞋子里。

“我得去帮忙了。”托兰把石子一扔，站起来，作势要走，突然又笑道：“怎么？等着吃？”

玛恩纳刚被他震到，只好穿回鞋子站起来。他不会做饭，心中惴惴地随托兰走向营地中心。

他们打回了五只裂兽，两只野山羊，一头山牛和若干稚鸡野兔。猎物吃不完，需要腌制，免得腐烂或是引来野兽。他们腌制也有奇异的次序，要用干辣椒涂一遍，再用上一种黑糊糊的膏状物，最后撒上一袋买来的盐。猎人们手脚麻利，玛恩纳的厨艺仅限于烤法棍面包，更是束手无策。年长的猎人见他什么都不会，反倒愿意逗他，粘了一手黑色的药膏给他，问：“知道这是什么不？”

玛恩纳狐疑地看了看，又闻了闻，被一股恶臭熏得头晕。老猎人们笑得前仰后合，到底没人告诉他那是什么。老猎人的坐席边缘，还坐着一个小孩，似乎是村里的小孩，胆子很大，与被熏得头晕脑胀的玛恩纳搭话道：“这是掺了木苏树汁的兔血，干了之后是咸的，可以节省盐。”

“因为盐很贵。”小孩补充道，“你们惹村长阿姨生气了——就是刚刚村子里打水的那个。不然，她会用木苏汁、花椒和一种叶子做馅饼给你们吃。”

“……”玛恩纳一时有些失语，只好说：“对不起。”

“没事，”小孩摇摇头，小手揉着腌肉酱料：“米莉阿姨也是担心我。”

玛恩纳看到他肘部的阴影里，横亘着一块黑色的源石，刺破了皮肤，狰狞地扩张着自己的领地。那意味着除非打破头去

争抢城外的一点小小的黑医资源，否则这个孩子只能在痛苦中死去。

“我不怕死，”小孩凝视着手中的猎物。这是一个眼睛很大的男孩，玛恩纳在他的眼中，近乎看到一种只属于老人的沉静的睿智。他说：“但是我担心米莉阿姨会坚持安葬我，那样的话，黑色的石头就会跑到她的身上。”

他的话让玛恩纳近乎有些痛苦。生的痛苦梗在喉头，像是一块卡住的骨头一样痛楚。可是孩子似乎完全不伤心。不仅如此，他那么沉静，那面对死亡的沉静几乎让玛恩纳无法呼吸。

托兰早被招呼，跑去远处，生起火来烤肉。几只兔子和鸡不好腌制，最好这次全部吃光。火边热，他干脆脱了上衣，手脚麻利地剥皮抽筋。另一边，有人把巨大的牛剖开，取出一颗血淋淋的心脏，抽刀砍成无数小块，几人生着就那么分食。萨卡兹猎人们相信，吃了勇敢的动物的新鲜心脏，会获得它的勇气。天就那么默默地黑了下來，火光接替了日光，照亮着每一个人的脸。

就在那时，火光照亮了从黑暗中显现出来的脸：是女村长。她怀中抱着面包，一手还提着酒桶，明显是吵了嘴，却还带有妇人的温柔和仁义，来送些东西给住帐篷的男人们。那一刻，玛恩纳确信，舞蹈的火光将她的皱纹也照得起舞起来，像是火光的女神。他身边的男孩却“哎呀”一声，抓住了玛恩纳的衣角。女村长在那一瞬间看到了男孩。她愣了一下，带着十万分的无奈，又掺杂着责怪地看了男孩一眼，一眼就将男孩看得低下了头去。

营地在她出现的那一刻，突然安静了下来，只有火柴噼啪的声音。女村长走向中央的火堆，托兰的位置，托兰忙站起身来，帮她提走了酒桶，又把面包放在桌上

安置好。女村长将东西递给他，一言不发地走出了营地。

男孩望着她的背影，内疚地低下头。不一会儿，孩子轻轻的啜泣声在营地中响起来。

那个老猎人站起身来，在男孩脑袋上重重一拍，循着女村长的背影追了上去。男孩止住了哭泣，泪眼涟涟地看着远去的老猎人，一言不发。玛恩纳觉得自己应当说些什么，可实在是笨嘴拙舌，只有安慰道：“没关系，她会理解的。”

男孩摇了摇头，挂着泪痕，手上仍不停地干着腌肉的活：“她会原谅我，可我不会原谅自己让她担惊受怕的罪责。我很讨厌这个世界，它让我不能随便出门，让米莉阿姨害怕。”

玛恩纳唯有说：“那不是你们的错，至少，今天你出来见到我是没有错的。”

孩子手上忙着，眼上哭着，纵使如此，还是抬起头来给了他一个微笑。

“是米莉太多疑啦。”旁边的猎人插嘴道，“这世道，确实小心点是没错。但是人不能总憋在屋子里嘛。”

“就是，就是。别哭了，小马仔，烤兔子好了，腿吃不吃？”

气氛又略微欢腾了起来，可离去的两人却一直没回来。猎人们好酒，玛恩纳推辞不了，拉磨似的喝了半杯，险些歇菜。月亮越升越高，那两人还是没回来。不仅如此，不知何时，连火堆旁的托兰也消失了。

醉意翻得朦朦胧胧的玛恩纳心中一惊：这伙人该不会是想暗算我？

其他猎人还在磕牙打屁，喝酒吃肉。玛恩纳遭酒蒙了的心也看不出他们是不是心怀鬼胎。他被火光和热度熏得头晕，干脆借口离开卸货。离开没受到任何阻挠，他走到林子里，叫清凉的风一吹，似乎好

了许多。他于是也不急着回去，吹着风溜达起来，只是他那酒似乎还是阴魂不散，没走一会儿，他发现：自己回不去了。

他无奈地站在林间空地上，拍了拍脑袋。就在那时，他听到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人声。

一个女声：“……我怎么知道你怎么想？”

他闻言，有些惊喜，正想提脚往那个方向走去，却被突然拉住。拉他的人竖起食指，龇牙咧嘴地跟他“嘘”，一把拉他靠自己坐下，躲在一棵大树旁。

那人手上有疤。他辨认出来，是托兰。树林里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清，他张嘴想问什么情况，托兰却一把捂住了他的嘴，试图在他手上写字。他手里有青草和松木的味道，勾的玛恩纳又酒意上涌，只想发笑，根本没在意他写什么。醉酒中，有哥哥，有卡西米尔，也有远游遇见的人，最后是西里尔爷爷。老爷子从过军，气从丹田出，振聋发聩：“你要是这样，一辈子也做不了骑士！”

“凭什么，剑术我比哥哥强！”他争辩道，全然不顾哥嫂都在。

“就凭你这不知变通的驴脾气！”老爷子怒道，“你以为骑士是救死扶伤就行吗？”

他当然知道，做骑士，意味着要成为卡西米尔的军队领袖，意味着要打点许多他不理解的关系，意味着要在复杂的政坛中斡旋。他不会和人打交道，不会打官腔，也不会处理矛盾。性格圆滑温和的哥哥确实比他更合适。

可他就是不服气。他想不明白，出门在外，自己的剑术以一敌百，为什么在临光家却永远是那个“做不了骑士，只配当个剑术老师”的不成器的次子？

托兰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闻到玛恩纳身上的酒气，只心想这公子哥酒品真差，

一边不停地笑，一边往他身上倒。他一边担心这酒鬼吐在自己身上，一边担心远处的人听到这边动静。他一开始不过是担心那两人才出来看看，没想到撞见不方便出面的场景，连走出藏身处都显得尴尬，只好藏在这里等两人离开。好在两人处在上风向，没听见他们这边的动静，倒是他们听壁角听得分外清晰。

风吹来了女村长和老猎人的谈话。

“我不是无理取闹，我是怕，达奇。”

“……对不起，是我欠考虑了。”

“不，你听我说完。”女村长好像流泪了，风中传来小小的吸鼻子的声音，随着衣物的窸窣，她继续说：“村子里一半人家逃税跑了，另一半的男人都被征走了去修路，村子里现在只剩下我和一堆老人小孩。我怕啊。你不要笑话女人家害怕，如果南边的村子占了我们的地，我根本不敢去讨。我靠什么打那群恶霸，这群得了矿石病的孩子吗？”

衣物窸窣，似乎两人用抱在了一起。老猎人低声说：“我知道。”

“你不要怪我赶那个库兰塔走。”女村长低低地道，“我看得出来，他也是个孩子。但是他是临光家的人。你想过没有，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来的必定是军团的人。可是我的村子禁得起查吗？达奇，我怕啊。我也想和你一走了之，可我的根在这里。小马仔不能被抓走，我的儿子和老爹去当兵了，我得给他们留着家门。我怕，怕他们回来找不到我，就不找了……”

“我知道，我知道……”

原来没有什么密谋，有的只是黑暗之中，有情人的互诉衷肠和由衷告白。老猎人做了一辈子猎人，想要个安定的家。女村长受够了责任，想有个搭伙。原来此处没有恶人，只有一对有情人。

两人一直等到那两人离开了，才往林子外走。玛恩纳还有些醉，晃悠悠的，得扶着树。走到林子边缘，突然开口道：“我回去就收拾东西离开了。”

临光是个麻烦，他听了女村长的担忧，实在无法坐视不管。不想，托兰看了看他，竟真的说：“好。我叫几个人，一起走。”

出了树林，凉风吹来。晚餐早已结束，只剩下营地中央未熄的炭火。玛恩纳被风一吹，酒终于醒了。他拿了自己的包，看着萨卡兹青年真的跑去帐篷里叫人，感觉如梦似幻。

——你带我走吧。

——我敌不过你，你带我走吧。

等到约有七人真的站在他面前时，他才有了真实感。托兰在未熄的炭火点了一支火把，走了过来。这下一共有八人。

“走吧。”他说。

“我们去哪？”一个年轻猎人问。

玛恩纳愣了一下，因为发现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了他。他迟疑了一下，说：“我本来计划是，再走一百多里，有一个征战骑士哨站……”

他看到猎人们眼中涌现的不信任和不安。有那么一瞬间，他有些后悔将自己要走的消息告诉托兰。他应该自己走的。临光和赏金猎人或许本就不该同行。可下一秒，举着火把的托兰笑道：“他们会抓我们吗？”

“不会，他们有时也跟赏金猎人合作。”玛恩纳补充说。“而且有我在。”

“那就去看看。”举着火把的托兰转身率先向外走。猎人们迟疑地跟着，有两人沉吟着，留在了原地。

玛恩纳快跑两步，走到最前头领路。萨卡兹青年走得看起来不快，却跟得上库兰塔脚程。出了山窝窝，风大起来。黑夜在旷野行走，最怕野兽。所有人都涂了

驱兽粉，沉默地行进。

这一天是黑月，没有月亮，也就没有月光。零星的星光照明天幕都欠奉，更别提照亮大地。风倒是大得要命，若是有个瘦弱的小孩，顶风可能反而会被吹得倒退。队伍行了五里路，约午夜时，到了荒野的中央，恰好寻得地面上裂开的一道缝隙可供休息，行路条件极其恶劣，风大到几乎无法前行。刚落脚，火把竟被吹熄了。

夜里，第一道大关是生火。几个人围成圈，用身体挡风，掏出火盆和打火石，摸着黑点火。有人开始犯困，头一点一点的，那就是失温。熟悉荒野的同伴们互相呼唤着，不让彼此睡着。又有人大声地唱起歌，萨卡兹的歌。用的是卡兹戴尔的文字，有很多小舌音，听起来肃穆又凶悍。迟迟点不上火，酒的暖意褪去，玛恩纳也开始感到困倦来，睡的国度像是一片黑色的幕布，向他漫天遍野地席卷过来。

“嘿，嘿，别睡。”托兰离他很近。玛恩纳勉强地睁开眼睛，什么都看不到，只听见他在焦头烂额地擦打火石：“帮我想，有什么能引火的。”

玛恩纳摸了摸身边的沙土地，连一根草都没有，于是闭上眼睛笑话他：“问问你的神。”

托兰笑出声来，依旧不死心地打着火。突然，他想起什么似的，在包里翻找起来。玛恩纳的视线已经模糊了。荒野上有不少老猎人就是这样睡下去，倒是不会死，但会让小臂或小腿坏死。因此卡西米尔周边的农村，经常能见独臂或独腿的老人。

可那样的结局对自己来说也好。玛恩纳想。他真的可以去当剑术老师了。

“有了！”

一下，两下。跳动的火焰从年轻的萨卡兹手中跃起，像是一场温柔的、温暖的幻梦。无光的，甚至星星和月亮都不愿眷

顾的黑暗中，一道孤光闪过，就在那一瞬间，照亮了所有同伴的脸。玛恩纳自己也被这火所照亮。托兰微笑着捧着那火，轻轻放入火盆之中——他手中的是一把代替食盐的木苏叶子。那是从女村长带来的东西里面找到的，每一束都被仔仔细细地压实晒干，捆成方便实用的小捆。火自火盆中大盛，澎湃地燃烧起来，就连头顶的石壁，都一并被照亮。那温柔的妇人给予他们的东西，如今救了他们的命。

玛恩纳张着嘴，望着那火，近乎看呆了。自此之后，他有无数次回忆起那没有灯光的荒野上的火焰，年轻的萨卡兹送给他的一团火焰，在家徒四壁的临光宅中，在商业联合会的大楼中，在罗德岛的主舰上，他想起那团在一视同仁的寒冷中照亮所有人的火。亮起的那一刻，他们注视彼此。每个人的脸，都像孩子一样。他在那一刻领悟到了，包括爱，包括偏见，包括憎恨，包括血脉，还包括那不需要祈祷的歌莉娅神。他有多少次回忆起那团火焰，就有多少次回忆起那双眼睛。无数次、无数次，纵使很久不见，纵使渐行渐远。他记得，年轻的萨卡兹那时是笑着的，那双火焰映在他蔚蓝色的眼睛里，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就像一盏永不远去的灯火。那火，从来没有熄灭过。



彼有

Artist: 瓜皮羊二

瓜皮羊二



如果还有事情在困扰你，就先把它丢到一边吧！

——缪尔塞思

1. (语文) 将以下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一项是

- ①天灾刚刚过去，风暴过境，天空中所有杂乱的颜色也被卷走。
- ②咚——第十八声。他蓦地停下了脚步，但没有回头。
- ③十七通鼓，象征着过去一年里玉门经历过的大小劫难。
- ④他就这么走着，脚印一点点被风沙抹平。偌大的玉门城在他身后，也一点点地小了去。
- ⑤云霞被落日烫红，半天飞锦。

- A. ③①⑤④②
- B. ④⑤①③②
- C. ③④①⑤②
- D. ④①⑤③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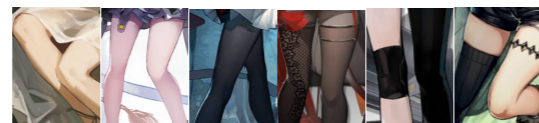
2. (数学) 已知陈的技能“赤霄·拔刀”可以对敌人造成相当于攻击力500%的物理和相当于攻击力500%的法术伤害。满配陈的攻击力为763，请问她不能使用该技能一击击杀以下哪个敌人？

- A. 弑君者：生命值6000，防御力120，法抗50
- B. 重装防御者：生命值6000，防御力800，法抗0
- C. 家族术师：生命值4500，防御力250，法抗40
- D. 寻仇者：生命值5000，防御力200，法抗50

3. (英语) Blitz: Easy up, there's nothing to be nervous about. Should I invite Tachanka to dance a little ballet for you? Tachanka: \_\_\_\_\_

- A. Just don't play hero, it never works.
- B. Let them come!
- C. Excuse me?
- D. Be careful, comrade.

4. (理综) 将以下立绘对应的干员分类，最合适的一项是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 A. ①②③ / ④⑤⑥
- B. ①③④ / ②⑤⑥
- C. ①③⑥ / ②④⑤
- D. ③④⑤ / ①②⑥

5. (理综) 已知对于推力，只有当推动力度减去敌人重量大于等于-1时才能使目标发生明显位移。则在集成战略模式中，不使用其他干员或召唤物辅助时，单个干员理论上可以使发生明显位移的最大敌人重量为

- A. 5
- B. 6
- C. 7
- D. 8

6. (理综) 冬灵女巫生命值高、普通攻击造成法术伤害，且在死亡时会对周围的我方干员造成高额法术伤害，非常棘手。以下对于此敌人的应对策略，最合适的一项是

- A. 将其引导至“留声机”旁并使用留声机击杀
- B. 使用狮蝎一技能延缓其行进速度
- C. 部署处决者将其在远离阵线的地方击杀
- D. 拦截时优先考虑使用驭法铁卫、角峰、雷蛇

7. (文综) 请进行类比推理，以下选项中出现的名词匹配和“艾雅法拉：焰影苇草”逻辑关系最接近的一项是

- A. 银灰：星极
- B. 山：泥岩
- C. 红豆：慕斯
- D. 星熊：澄闪

8. (文综) 已知A国为宗教国家，政体为议会制。全国大致可分为三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都有一部分交由中央的宗教代表直接管理。A国科技水平不算很高，且不需要移动城市来保障生存。

根据以上信息，判断出A国最有可能是

- A. 伊比利亚
- B. 谢拉格
- C. 拉特兰
- D. 卡兹戴尔

9. (文综) 阅读以下材料，回答问题

铃兰小姐每早七点按时起床叠被子刷牙晨读十分钟诗歌选集后前往医疗部门认真学习源石技艺的使用并积极帮助其他同龄人感染者处理情绪对每一位参与工作的医疗干员都诚恳慰问中午一定要小睡一个小时睡醒之后一定会喝一杯芝士巧克力就算有干员私下塞给糖果和小礼物她也会礼貌拒绝每当遇到奇怪的陌生人就会怯生生地站在干员的身后低头向前走下午会认真旁听会议或者华法琳的医疗干员讲座同时会细心地打扫会议现场最后一个关灯离开晚上基本躲在房间里看书累了的话会主动提出帮助后勤干员做一些杂活稍微夸奖她两句就会害羞晚上十点之前一定会上床睡觉偶尔会和泡普卡和巫恋小姐待在一起请记住铃兰小姐就是我们的光——

对这段材料的核心思想，概括最合适的是

- A. 铃兰小姐是一个乖孩子
- B. 铃兰小姐每天都有在努力学习
- C. 铃兰小姐是我们的光
- D. 铃兰小姐和罗德岛上干员们的关系很好

扫一扫  
查看本期答案



[点击此处查看本期答案](#)

# 漫画

© LOFTER@左刀行









# 特别专访 创作 方舟 杂七杂八

- 广英：三位大老远跨国来上海辛苦了，你们早饭吃了没？圆圆呢？
- 泡菜：全家超市的寿司套餐，相当于三千五韩元。因为 Kakaopay 不能用，就用现金支付。
- 长安：没有。
- 老白：我自己带了面包。上一次去北京，喝了那个豆汁儿，之后我决定去国外如果没有本地人带领，就绝对不吃当地早饭。
- 圆圆：我现在就点外卖请您吃折耳根。

■ 广英：各位读者们好，我是回归线的编辑，广英和荣耀。本期的专访比较特殊，是一期关于方舟和创作的座谈会。首先感谢场地的提供者，上海西门子。

■ 泡菜：世界五百强。

■ 广英：请这次座谈的各位嘉宾们自我介绍一下吧，就顺时针座序一位位来吧。出于隐私考虑，各位可以掠过自己的真实名字。

■ 长安：创作随笔笔名巡检长安，方舟二创写，写的少，在[芝大写作中心](#)<sup>1</sup>工作。

■ 泡菜：我是泡菜，姓金，之前在[月亮计划](#)<sup>2</sup>给废墟图书馆写文案过，后来又去[BIR](#)<sup>3</sup>工作，现在在自己创业。很喜欢明日方舟的游戏，可惜不能注册国服。来这个座谈会顺便见见老朋友。

■ 长安：孽缘。

■ 广英：BIR 是韩国的一个图书出版社。我和长安姐当初一起公派留学，在芝大认识的泡菜。

■ 泡菜：哈哈哈哈哈，最初他还担心叫韩国人泡菜妹，会不会等同于叫黑人“那个”词呢。我现在的中文名就叫金泡菜了。

■ 长安：所以说是孽缘。

<sup>1</sup> 芝加哥大学内附属机构，为芝大学者写作提供帮助，也注重文学化研究。

<sup>2</sup> 韩国游戏公司，作品有“脑叶公司”“废墟图书馆”“边狱巴士”等

<sup>3</sup> BIR Publishing，韩国主流童书出版品牌之一

<sup>4</sup> 达高集团，法国漫画出版巨头

■ 老白：我是在法国漫画出版 [Média Participations](#)<sup>4</sup> 工作的员工，因为两三年前因达高和 bilibili 漫画合作的原因来过上海一次，这是第二次来上海。是方舟轻度玩家，先前想要做黑钢国际的漫画的法文翻译，但是没能做成。文学和二次创作领域的文字创作相关内容我是不专业的，我比较了解市场和漫画这一块吧。

■ 广英：不需要这么拘谨的，今天就当随便聊聊就好。我点外卖叫奶茶了，你们想喝什么就在手机上自己操作啊。

■ 老白：我还没说完呢，我最喜欢绝命毒师，刚好名字开头也是两个 W，所以外号就叫自己老白了。喜欢绝命毒师，裸睡和研究火车，讨厌总是说再给我一分钟，不，三十秒的人。每天会睡够七小时，七点半一定起床。

■ 广英：倒也不必这么详细。

■ 圆圆：这个，我是贵阳人，不像四位这么成熟，我还是学生。我在华师大得到过广英老师的帮助，现在在图书馆实习。

■ 广英：本次座谈主要语言是英语，一是为了方便我们交流减少语言障碍，二是西门子提供的会议记录器记录英文准确性最高。卧槽圆圆真的点折耳根奶茶啊，这附近有卖？

■ 老白：母语都被吓出来了，这个折耳根是什么东西啊？

## 二创，诠释，拓展和产出

■ 广英：那我们就开始吧，大家随便聊聊就好，就当大家喝喝茶，唠唠嗑。

■ 长安：你没准备稿件吗？

■ 广英：没有，我很相信大家的基本功，所以我没有准备底稿。

■ 老白：只是论二次创作的话，这个范畴还是很广的：文字，图像作画，现实行为艺术的衍生，音乐和影像，诠释解读，这些都算二创。

■ 圆圆：他们都是依托某些原作作为基底吧。

■ 老白：是的，re-creation，再创作嘛。我不太明白其他语言语境下这个词是不是这个意思，但二次创作本身并不是和二次元强绑定的。

- **长安:** 第一,在原作基础上延伸;其二,再创作肯定有创作的成分,会有新的东西。
- **老白:** 是的,我认为这个再创作肯定是必要的,不然只是在重复作品。
- **广英:** 这让我想到翻译作品。翻译算是突破语言和文化氛围的再创作吧。虽然看上去只是将作品转换成不同的语言,但实际上改变文化和语言的适应性,也能表达出新的东西。
- **泡菜:** 还记得我们在芝大时候写的书评吗?
- **圆圆:** 书评?
- **长安:** 西方学术文刊主体是论文和书评, Article 和 Review。对读者来说论文深度深而广度不够,只有书评广度广而深度不够,两者互补。书评的本质是一种鼓励对文学作品的多样性解读,也是一种给予基底的再创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二创并没有离我们很远。
- **泡菜:** 我就想说这个:无论是图像还是文字,当我们在摄入信息时,我们也在我们的脑海中对其有所诠释和拓展。这种将诠释和拓展转化为产出的行为就是最为广义的二创。

## 基底: 包容多样和原作母题

- **泡菜:** 其实明日方舟还是很适合作为二创的基石的。
- **广英:** 嗯哼?
- **泡菜:** 虽然离职了,但是我也有关心一些废墟图书馆和脑叶公司的二次创作。同样,我也会在油管 and N 上看一些明日方舟的二创。能够很明显感受到,二创的风格基调是极其受到原作品基调影响的。不是说脑叶而二次创作作品没有其他类型风格,但我感觉无论图片文章还是视频,残酷项和地狱 meme 总是不在少数。这个就是二创群体受到作品本身风格影响的呈现。
- **老白:** 也可能是这个作品的风格吸引了有这样倾向的创作群体。
- **泡菜:** 在这样一个群体风格的倾向上,我感觉方舟就好不少。方舟的世界观本身是多样性的——背景载体上有超现代哥伦比亚,阶级冲突卡西米尔,军国帝制乌萨斯,守旧古典莱

5 法国谚语:有了如果,巴黎也能装入瓶子里。

塔尼亚,犹太复兴毁灭基调的卡兹戴尔;在人物载体上有悲剧冲突的命运悲惨者,也有欢乐喜剧人。

- **圆圆:** 似乎能写的东西很多呢。
- **老白:** 不仅仅是能写的东西很多,而是具备了包容性。我们前面说二创就是将人对于摄录信息的诠释和拓展转化为产出的行为。方舟作为基底的多样性,首先对于不同人所诠释和拓展的不同信息具备兼容,大家总能找到合适的背景和基调将其转化为产出;其次多样性也代表解读的出发点多,无论是假想还是续写,动画还是手书创作。[Avec des "si" on mettrait Paris en bouteille<sup>5</sup>](#),而这样的包容性就是一个“如果”。
- **广英:** 老白比较熟悉漫画这一块吧,有这种例子吗?
- **老白:** 你看官方的漫画作品,罗德岛做饭和黑钢纪事,莱茵等,本身基调诠释也不一样。
- **长安:** 脑叶和废墟图书馆只有韩国能创作出来,其二创很多时候是在做“对作品本身精神意义的缺失”。
- **圆圆:** 我听不懂了。
- **广英:** 多年的默契让我觉得她开始了一个可能被韩国人打的话题。
- **泡菜:** 你继续。
- **长安:** 韩国是社会阶层矛盾最尖锐的国家之一,所以脱胎于其的作品很难绕开这个精神内核。我们看韩国的作品,总是能注意到这样的重点:阶级间的矛盾和跨越阶级的尝试,不同层次阶级的待遇差异,拥有打破阶级差异的力量,人和人的关系。月亮计划的作品也有这样的特性,废墟图书馆里尤其明显。我没玩过废墟图书馆,但我用文档看了一遍剧情,我没有时间玩游戏。
- **泡菜:** 这是对的。虽然我也是财阀家庭出身,小时候我根本感受不到阶级的差异,但是现在尤其明显。
- **长安:** 但是二创作为后现代的一种创作诠释,有些时候一些专注于情感和人物的手书会丢失作品原本探讨的内核。这样一点上方舟会好很多,因为老白所说的包容的多样性。
- **圆圆:** 我看到一些歌颂[红姐<sup>6</sup>](#)力量能力的手书,可能就是对人物抗争精神的一种丢失?

6 Geburah, 脑叶公司以及废墟图书馆的人物,拥有强大战斗力,故事情节体现出人物的抗争和守护性质。

**广英：**长安姐大概就是这样意思。不过我们的这些话题并不是说这些创作作者这样做不好，我们只是在探讨作品形制和二创之间的一些冲突。

**长安：**对。就算我对这两个游戏没有任何了解，如果将废墟图书馆中的几个章节拿给我看，我就能马上感觉出来这是韩国的作品。但是方舟不行，至少看其中的片段我不能立刻判断出这个作品来自中国。这样难以判断的作品是很适合做二创的。

## 图像，动画和文字……

**广英：**在中文论坛群体，明日方舟的二创总体上是图像动画作品反馈优于文字的，这点主要体现在两类作品的浏览和点击上。

**老白：**我这边就没怎么看过文字的二次创作。

**长安：**我和广英那代，小时候看的是《尼罗河女儿》<sup>7</sup>，《十二国纪》<sup>8</sup>。那时互联网不发达，同好论坛上大多是文章续写，几乎看不到图像创作。

**广英：**这个我倒是能解答你，那时候的网络，一张图加载十五分钟，以网络作为图片二创的媒介根本不现实；其次，尼罗河女儿有正式的中文译名了，王室的纹章。

**长安：**我更喜欢尼罗河女儿，唉。

**泡菜：**这么一说，我意识到，二创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互联网交流媒介的高效率。

**老白：**的确。这个我有想法，我觉得，人对于图片的接受能力是优于文字接受能力的。

**广英：**是的，人对于图像信息的接受能力和直接处理速度是要快于文字信息的。我就不展开讲原理了，老白你继续？

**老白：**是呀。现在市场不是普遍有那个什么趋势吗，“fragmentation”？

**长安：**The Era of Fragmented Information, 信息碎片化的时代。

**老白：**对，这个意思。这样的大趋势下，直接接受的高效性让图像信息拥有优势。我在漫画创作行业的经验让我这样觉得。

<sup>7</sup> 中文正式译名《王室的纹章》，作者是“细川智荣子和芙美子”姐妹，初连载于1976年。

<sup>8</sup> 作者“小野不由美”，画师“山田章博”创作和绘制插画的架空奇幻小说，1992年出版，讲述了架空世界十二个国家中部分国家的兴衰史。

**圆圆：**同样的一段剧情做成图像漫画和文字，一般来说都是看漫画更节省时间，方便快捷，容易体会吧。

**广英：**这样的趋势其实也有人群重合的原因：本身方舟是一个碎片化信息时代的手游——手机游戏这个群体本身就是有时间碎片化的倾向的，这也算一种人群的重合。

**长安：**还有一些比较尖锐的原因，比如文学性的鉴赏难度高于图像动画鉴赏。

**泡菜：**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即使脱离二创也是这样，虽然韩国现代文学大多是短篇小说。

**广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三国志》原文，《三国演义》和三国电视剧，三者的阅读门槛。老白您可以代入一下你们国家的《悲惨世界》。二创也是这样的，一篇写的很好，具备文学鉴赏意义的文章往往有一定的阅读门槛，需要读者有一定的阅读理解能力和文学素养，或者说会有些挑读者。图像，动画也会有这样的门槛，但是并没有到纯文字这样，达不到门槛就感受不到乐趣的程度。

**圆圆：**我感觉这也导致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各种桃文吧。

**长安：**呵。

**老白：**什么东西？

**长安：**一种低端感官刺激的没什么价值的东西罢了。

**老白：**这样啊，就相当于正经漫画和……

**广英：**长安姐对桃文是比较排斥的。我说说的我的看法吧，仅限于文字作品。怎么说呢，二创领域本身是有一种聚集同好的性质的性质的，读者本身会有对于角色情感，角色关系的需求，甚至更进一步，所以情感交互的文章在二创领域是正常的。但是既然有向下的，服务于读者情感需求的文章，也应该有向上的，探寻意义和文学价值的文章。我个人还是更喜欢后者的。

**圆圆：**二创中动画作品和文字作品如此对立吗？我听下来有这样的感觉。当然也可能是我的英语没有那么好，没法完全理解前辈们的意思。

**泡菜：**这样啊，可能是因为最初讨论话题是“二创图像动画作品反馈优于文字”，点赞，订阅什么的。所以我们的角度都是在对图像动画二创和文字二创进行对比——从社畜的市场视角来说，二创受众群体的市场数量一定，而且因为时

间,精力等原因,对文字或图像动画会有选择,导致了两者似乎会有对立冲突。不过实际上这两种创作形式本身是相辅相成的,优秀的图像动画能衍生文字二创,优秀的文字二创也会在图像动画中得到补全。不过目前来说,有质量的文字二创似乎在得到反馈能力上是不如图像动画的二创的。

## 群体的培养

- 圆圆:** 广英老师是在回归线期刊帮忙吧,我其实很好奇,做文字刊的反馈不如做画册和漫画画刊。难道老师是在做一种唐吉珂德式的努力吗?
- 广英:** 并不是的。首先纠正一下,回归线是图文合刊,优秀的图片和有质量文学价值的文字都是期刊的一部分。其次,这个问题其实有涉及到阅读质量和培养教育。这个让老白来展开好了。
- 老白:** 我拿漫画市场来举例吧。市场和漫画阅读群体其实一向是喜欢短平快直接的漫画阅读的,看的爽。所以后来我们做了一个努力,做了一些漫画引入的引导,本质就是想要培养法国读者们阅读习惯。培养受众习惯这种事情可以做的很资本——如果目的是让受众花钱买产品;也可以做的很有教育意义——提高受众的某方面水平。
- 泡菜:** 我闺蜜是做韩国医疗市场的,她说外企把医生的手术习惯培养起来,她的韩国手术器械都卖不出去。
- 老白:** 是这个意思。
- 长安:** 以前的日本动画时代,有小学馆大赏和各种政府注资的引导,有藤子·F·不二雄和手冢治虫一批有担当的漫画家做榜样,有《monster》等一系作品。那时俗称的“厕纸漫画”也是存在的,也是市场的一部分,但是并不会占据主流和大头。07年之后这类引导开始消退了,政府撤职,自由市场引导,读者们的阅读习惯逐渐开始慢慢向短平快培养了。于是如今嘛,呵。
- 泡菜:** 群体导向和教育还是很重要的,阅读也是这样。二创的市场很大,什么类型都有。动画二创有所引导了,是好事情;图片作画二创有群体受众了,是好事情。广英如今在做的回归线也是一种对于文学价值,文字审美的培养,是一种

导向也是一种服务——让大家意识到文字价值的意义,也让图文读者享受,拓宽视野。这是很值得钦佩和肯定的。

**圆圆:** 鹰角是有在二创上做引导和鼓励。如果能在文字二创作品也有一些关注就好了。

## 创作,创造什么

9 法语脏话,程度并不重。

- 广英:** 好了,我们的奶茶到了,大家分一下吧。杨枝甘露,珍珠,还有两瓶,额,折耳根。
- 圆圆:** 就是这个味道。
- 老白:** 我尝尝……zut<sup>9</sup>!
- 圆圆:** 各位老师应该都算是作者,或者是相关人员吧。各位可以分享一下各自的创作经验或者有意思的趣事吗?特别是我对泡菜姐的,在月亮计划时期的创作很感兴趣!
- 泡菜:** 废墟图书馆的剧情啊,那时候团队经常在头脑风暴。其实后面看来,废墟图书馆的剧情也是可以分解成一个小节,每个小节或者章节探讨一些不同的母题,用这种方式去解读的。然后再将这些小节辅佐线索串联,最后服务主线。
- 广英:** 举一个小节的例子吧,也可以帮助看我们这次闲聊文字专访稿的创作者们。
- 泡菜:** 好呀。我想想。我们团队总以一个社会问题和母题出发,作为故事的出发点。比如,你们有没有感觉,现在社会很多人其实不怎么自主思考了?盲从他人的引导,对于外界的信息只接收不处理,活的没有人本来的意义,像是个机器?
- 老白:** 自主的思考性问题?
- 泡菜:** 这样相当于先构建了想要探讨的内核,然后再向外扩张——比如说,存在盲从者肯定就存在引导盲从者的人吧?比如说,盲从丧失人性,没有脑子,像是个机器是吧?由此我们在设计上想到了破坏脑部结构,镶入机械的齿轮;设计出镶入齿轮的人和齿轮本身都是“人”;从这种荒谬和愚昧来在形制上衍生到一个中世纪教团的载体;然后我们和美术设计沟通,将脑子放齿轮的设计改成了头上镶嵌大号齿轮的更具备视觉冲击力的设计。然后我们再

构思一下，是怎样的人会加入这个团体放弃思维，是不幸福的人吗，是总是做错决定的人吗？是怎样的社会会造就这样的团体呢，是不给人选择的社会吗，还是总是迫使人做出错误选择是社会呢？前前后后反反复复，[齿轮教团](#)<sup>10</sup>的设计和剧情就出来了。

**广英：**这其实是一个创作的前期思路——寻找问题，发挥联系和夸张。

**泡菜：**废墟图书馆的世界观里，不是有一个“状态”叫[扭曲](#)<sup>11</sup>吗？其实那也是创作者们的思想体现：寻找社会的扭曲之处，刨根问底探寻其产生的原因。然后放大这种扭曲，让其可怖之处展现无遗——如果读者，玩家们在游玩之后能敬畏，恐惧这种扭曲，能够思考这种扭曲产生的社会意义，能够自觉地在生活中抵抗这种扭曲，那我们创作团队就能够满足。

**长安：**如果是大学时期我和广英认识的你，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

**泡菜：**嗯。因为我是财阀家族出身。如果不是后来的创作和教育取材，可能我不会有这样的思想吧。这也是教育和创作的意义之一，改变自己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他人。

**老白：**价值观这种东西对漫画的影响尤为明显。我们对于一个长篇漫画的评估，有一部分就是价值观评估。不过对于短篇的漫画，手书和动画二创作品，价值观可能就并不重要的。传达的简单观念或者单纯的传递快乐就是这些作品的侧重向吧。我以前做动画师的时候，只是简单的作画或者架设，很少思考传递思考的问题。现在想真的很可惜。

**广英：**现在创作也不迟。

**老白：**太老啦，而且我已经离开创作一线很久了。我想听听这里文学学位最高的长安女士说说她的看法。

**长安：**我，广英，泡菜是同一批受教育的，但是我们三的学派风格并不相通。他们更世俗，而我更学派一些。

**泡菜：**其实很以前，我和广英就给过长安姐评价——是个癫人。作为一个新批评派，她说她这一生的目的就是写出“完美文章”。在她眼中世界上一切文字都是不完美的。

**圆圆：**完美文章？难道就没有能让长安老师认可的文字吗？

**长安：**没有。因为做不到做好，就是糟粕。无论哈姆雷特还是奥德

<sup>10</sup> 废墟图书馆中的一个剧情团体。教团中一些人会被加工成“思想齿轮”，然后镶嵌在其他教派成员的大脑上。思想齿轮会不断转动，给被镶嵌着的脑子输送指令。

<sup>11</sup> 一种对象变成怪物的现象，可以关注月亮计划官方小说《扭曲侦探》

赛，莎士比亚还是鲁迅，源氏物语还是红楼梦，皆有缺陷，均是残缺。你，我，畅销作者，文学大家，写的东西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不完美的。

**圆圆：**长安老师，您是觉得世界上的作品都“不够完美”，所以要创作“完美作品”吗？

**老白：**你觉得这个“完美”应该怎么定义呢？您是文学领域的学者大家，您既然觉得这些文字不够完美，又为什么要去学习这些文字写作呢？

**长安：**圆圆的问题太过愚笨呆滞没有回答必要。你则错在两点：第一，完美是文学前进发展路途的极端，所以才是我的个人目标，若能抵达便此生无憾，但我知道没有人在现在过去和未来能做到。第二，正是因为有学习和认识那些“名著”，我才知道他们的劣势之处。我想在这个痛苦虚无无意义和傻逼的世界中找到意义，用笔去挑战一个不存在的极限，成为真正的生命，实现价值。批判和唾弃，从已经定型的尸体一样的成品上取走他们的经验和长处，看看哪些技巧，哪些思想能和这个愚蠢的文学环境遥相呼应。

**老白：**您该如何追求这种“完美”？您能确定您一定走在写作的正确的前进方向上吗？

**长安：**我不确定我是否在向正确靠近，但是不如果一个作家不尝试前进，他就连下三滥也不如。所谓完美，就是情感最甚，道德最强，怒之上下，欢笑阴郁于云泥，黑白清浊都应达到人类想象之极致的文章！而绝非所谓闭门造车，沾沾自喜，以自我为核，用私有之写作掩藏自己笔锋软弱的废物能创作；更非以利驱之，放弃思考而随波逐流，长段兴衰字里行间于无物的玷污者能触碰。思考不能，就学习；创作不能，就交流。人间唯有探寻文之极限的旅途不可辜负。

**广英：**我做个叠甲声明：各位读者，以上仅仅是长安姐这个癫人的个人观点。文学的世界没有权威，只有经验，每个人的创作探讨道路都是不一样的。

**长安：**自然。这是我自己的方向思考，我并不强求他人顺从。但我也在平等的蔑视所有文章，包括我自己。我非常反对视某些文章某些文法作家为权威，我也讨厌那些学院里以我为权威的傻逼。不会思考，只会盲从权威，作品只会流于平庸，伪劣，牵强附会。这个时代的权威不是太廉价，就是太难以考证了。

**泡菜：**客观来说，这种蔑视也是文学发展的推动力。同样，个人文学能力的进步也离不开学习和怀疑。

**广英：**创作者们，请把所有您认为的“权威”所说的话，都仅仅当做建议，而非是决定。只有真正当你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他这样能帮助我写出好文，做出好画，创造出好作品”时，再采纳“权威”的建议。盲从权威往往让创作终结在迷茫中，但结合他人的方法和自己的实践总是能够让作品推陈出新。

## 商业和资本和人

**老白：**对于创作来说，商业化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因素。就我了解的明日方舟剧情中，故事也有卡西米尔 story 这种诠释商业和人的母题的故事。

**广英：**老白如今在达高的市场部做了这么久决策层，对创作和商业化有什么能聊聊的想法吗？

**老白：**今年已经 2023 年了。其实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化艺术是越来越接近社会中心的，毕竟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大众的对创作艺术需求都在提升。我个人并不反对创作的商业化，因为对于创作者——我更习惯称呼为艺术家们来说，商业化是一种创作价值的肯定，并且附带了个人的收益。当然，如果不爱自己的作品，仅仅以赚钱为目的，是很没意思的，反正我是觉得很没意思。我以前做过评估和决策的岗位，就是为了挑出这些没有意思的人。是肯定那些有意思的，热爱作品的作者，还是只要有收益就投资，我觉得这是商业化和资本化的区别。

**泡菜：**韩国和中国都曾有一段时间的环境，认为创作作品，特别的二创作品商业化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我小时候那一代时候看一创作品都是看盗版的。现在韩国这种风气好很多了——当然也有防盗版加密等等技术的发展原因。其实创作商业化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

**老白：**创作商业化和艺术品商业化虽然性质上差别不大，但是价值和市场并不相通：艺术家原作有限，原本价格不菲，但是近年来方向是由高端走向平民化，普遍化。创作则是一直处在商业上升和淘汰的左右摇摆中，因此在一创上衍生的二创的价值随着消费者的精神需求而越来越高。

**广英：**商业本身无可厚非。当然，由商业转化为资本就是另一回事了。

**圆圆：**商业和资本的区别是什么呢？

**广英：**严格的在学科上来说，商业和资本两个词并不能并用。我们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概念拿出来引用——行业商业化是健康的，行业资本化是畸形的，不健康的。我个人是认为两者区别在于是否“万物皆可消费”。不知道老白赞不赞同我这个看法。

**老白：**很赞同，虽然法国是资本发展社会。比如说一个漫画作品，他有良善的价值观和人物，值得深思，作者，出版商也以一种价值观和思考性，哲学意义为卖点；或者一个作品只是单纯的热血少年漫画，简单直接为卖点……这种导向市场是商业的。但是如果一个作品，动画，漫画以“消费人的价值和意义”为噱头，消费人的生命和正直道德并以此嘲弄，以标新立异为卖点，这种市场导向就是资本的。就像卡西米尔的骑士竞技，他是资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在表面上消费骑士们的生命，内核上否定人的意义和努力。万物如果皆可消费，那么人的生命和尊严也会被明码标价。

**泡菜：**我不是很了解市场这方面。我想问问难道商业和资本的区别不是逐利性吗？

**老白：**并不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商业和资本”这两个概念都是逐利的。逐利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

**长安：**不能节制的逐利才是。

**泡菜：**原来如此。

## 剧情，从文本和设计，从剧情到孤星

**广英：**说起来，在这次座谈闲聊之前，我将方舟国服目前领先国际服的剧情翻译完发送给各位了。各位都看到了吗？聊聊看法？

**泡菜：**其实广英发之前我就有在看烤肉了，六月四号的时候看完了孤星。

**老白：**看完了孤星。

**长安：**其实最初的时候，我是对明日方舟的剧情不太满意的。有

两个原因。一是前期的剧情节奏太过于奇怪了。

**广英：**“奇怪”？很少见你用这个形容词。

**长安：**对，捉摸不透，不管是节奏，叙事，运动速度，人物塑造都很模糊。就好像作者有一定文学写作水平，却不了解手游呈现和演出方式并抱着随意敷衍的态度让剧情草草了事。这种倾向在第四章开始逐渐好转，如今已经好很多。

**广英：**对比第一次汐斯塔和如今现在的活动剧情，这种感受确实挺明显的。

**长安：**另一点则是故事叙事设计方面：故事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读者或者说玩家开始看剧情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对这个世界的考究”。因此它们会潜意识的在这个故事中默默碰碰，寻找故事的逻辑。在此基础上，如果读者稍微对故事有所了解而作者违背了这种了解，读者就会失望。

**广英：**是的，这其实也是作者们需要注意的一点，这点经验也可以运用于同人创作中——在绿野仙踪里，我们不会质疑“为什么稻草人，铁皮人和狮子会说话？”，因为这就是作者一开始告诉读者的规则，所以读者们并不会质疑。作品也是一样，无论是明日方舟的剧情原文还是二创，动画等等衍生。

**长安：**所幸现在这一点已经好很多了。最初第一年，第二年的剧情能很明显的感受到创作者们设定和思路的迁就和变化妥协，剧情创造者对世界的不甚熟悉。现在已经好很多了，至少现在剧本故事的创造者和我们都了解，我们是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了。这点在“孤星”剧情体现的很好，世界观的展现成了一个剧情的加速和情感调动的节点。

**泡菜：**我也是觉得剧情是逐渐进步的，虽然我这边服务器文本翻译很烂……我感觉剧情逐步成熟的一个原因是，剧情的聚焦点从一开始的“叙事事情”，“讨论理性”和“竖立简单的对立形象”，到如今“叙事观念价值”，“讨论感性和浪漫”和“创造复杂形象”。还是拿孤星举例，看完翻译之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感性浪漫的集大成者。其实在孤星一年之前广英也写过一个类似的故事，叫《星尘》，那个故事的主人公的内核和孤星的克里斯腾其实很像：是一种人类不择手段前进的形象的抽象现实体现。但是这种“不择手段的前进”本身是单向的，极度理性和自私的，所以这两个人物又融入了一些些稍微的“人的感性”。所

<sup>12</sup> 一个文学概念，在这里专门指游戏中的对抗势力

以我们不否定克里斯腾的自私负面，也不会否定她科学前进的价值。这个故事中的所有人物其实都有这样的抽象性——赫默是个人弱小和环境敌对庞大的冲突，塞雷娅是保守理性转变人本主义的冲突。故事中所有的最后一个，其实都能体现出这样的冲突，这种基于情感感性的复杂形象体现价值观是一种剧本成熟的表现。此时在回去看第一张和序章，那种**敌对力量**<sup>12</sup>简单纯粹的故事，就能感觉方舟的剧情是在进步的。

**广英：**看来你们对孤星都有点想说的，这一节就围绕孤星聊聊方舟吧。

**老白：**剧情方面我没法像三位一样长篇展开。但是孤星给我的震撼是体现在设计上的——方舟的设计围绕剧情设定，越来越大胆和具备文化内涵。我找了一些孤星的PV和室内设计看过，给我一种非常重要的NASA朋克和磁带盒未来主义朋克的感觉。其中磁带盒朋克是主基调，基于，我没记错的话，是属于复古未来主义，强调平面设计和室内设计上的大面积烈色和白色固定搭配，扁平化且以几何规律美感设计为核心的花纹标识为装饰，以塑料和化纤制品替代高反光材质的金属、玻璃和皮革。而且我注意到很多场景有不完全绑禁，相对来说比较松弛，不完全排布整齐的外露线路和电缆，以及非嵌入式的机械设备。这种设计是现在科技复兴浪潮下开始流行的写实科幻朋克，NASA朋克的表现。这样的设计是很前卫的——在设计上兼顾了古典科幻设计和未来性科幻设计，在视觉元素角度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跨越过去和未来的故事。

**圆圆：**居然能从设计上就能感觉到故事基调吗？

**老白：**这是很优秀的设计了。很多动画或者游戏喜欢随意设计，套一个\*\*朋克的皮或者当下的流行元素，比如复古蒸汽，神秘学，纪念碑主义……但是设计不契合故事，反而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长安：**孤星最极致的地方其实是，用科幻外皮讲述一个文科的浪漫故事——故事中很多角色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最后一个”，让故事的情感在这种人类情感的悲壮基调中再上一层。理科故事文科内核不是贬义，倒不如说科幻的内核总是人文关怀和反思。冷峻的笔调和冷酷理性的内核是两个概念，要是是一个故事完全理科理性，没有任何情感倾向，那才是垃圾一堆。



## 结语

■ **广英**: 到这里结束了。其实期刊专访大概只有完整聊天里一个小时的内容。我们聊了大概三个小时, 其他两个小时的交流和明日方舟, 创作没有太大关系。老惯例, 各位有什么想和粉丝朋友, 读者朋友们说的吗? 以及如果方便的话, 可以请您为期刊杂志留下一句赠言吗?

■ **泡菜**: 매일 친구들이 행복하고 행복하게 지내길 바랍니다! (祝你们每天幸福快乐!), 还有我要说一下, 韩国是在 2005 年申请江陵端午祭习俗是洗头, 玩传统游戏, 酿酒和各种祭典表演, 不吃粽子! 这和中国的端午节不同是两个节日, 江陵端午祭也没有影响中国端午节的非遗申请! 我们真的很缺乏沟通和了解哦! 回归线期刊的话, 希望办刊顺利!

■ **圆圆**: 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够有所收获, 顺顺利利。我段位不如这次其他几位那么高, 就简单这样吧。

■ **老白**: 希望各位能够看到好的漫画。也祝回归线越来越好。

■ **长安**: 祝各位不要落入俗套, 在这个糟糕多变的世界找到自己的价值。也希望回归线能帮助各位找到价值。

## “我想到开心的事情”

■ **老白**: 这一次见到长安女士让我收获颇丰。她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人。

■ **泡菜**: 这癫人一直这个样。她以前在课上和迈克尔教授对骂, 啥事没有。

■ **广英**: (小声) 爽文女主模板。

■ **老白**: 什么?

■ **广英**: 我想到开心的事情。芝加哥大学每年五月有一个活动, 寻宝猎人 (Scavenger Hunt)。学员们在活动的几天里面要完成各种各样的挑战, 有解密, 运动, 旅行, 寻找特定物品等。有个挑战就是就在图书馆里和异性搭讪, 并取走她正在看的书。活动期间允许在图书馆里喧哗, 且开放了专门的静音阅读自习间。

■ **泡菜**: 长安经常在图书馆。结果那一年活动期间, 芝大六个图书馆里男女跟磁铁一样, 只有长安, 无论在哪个图书馆, 周围都空出一圈无人区域——就好像一滴洗洁精掉在霉菌中间。哎呀, 真不知道那是孤独结界还是心之屏障呢。

■ **广英**: 其实今天她已经很克制了。平时我和她经常探讨文学, 我写东西给她看, 都是被她拎着脖子骂的。

■ **长安**: 呵。

■ **广英**: 到头来却是这个癫人在文学上走得最远。唉。

■ **老白**: 纯粹的人往往偏激而不能被常人理解吧。

全新上市



新鲜瘤奶  
· 兰登修道院瘤奶面包

醇厚小麦



\*详情见泰拉各地经销商

# MAMA JOHN'S

拓荒者专供 · 低压精制肉干

太阳谷臻选  
哥伦比亚赛区 第一名

“沙中之火”  
创意赛区 第三名

75%

精选角跳兽  
及苔生兽



25%

萨尔贡  
优质水源



不同口味  
等待您的选择!



木屑菌  
“小刻喜欢蘑菇!”



乳香腺  
一些莱塔尼亚风味



羽兽蛋  
经典口味, 百尝不厌



野红椒  
尚蜀销售榜单NO.1

大群喜欢

ᠮᠠᠮᠠ ᠵᠣᠬᠢᠨᠰᠢ ᠮᠠᠵᠤ ᠵᠢᠨᠠᠨᠠᠭᠤ ᠮᠠᠵᠤ

# 征稿启事

《[回归线](#)》([Another End of Terra](#)) 是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与泰拉通讯枢纽联手制作的《明日方舟》同人电子杂志。

我们欢迎各种类型的投稿，包括但不限于：

- + 短篇小说（2500 字以内）
- + 中篇、长篇小说（字数不限）
- + 插画、漫画
- + 其他《明日方舟》相关的图文作品

如果您有相关作品，欢迎您通过我们的邮箱：[TCA\\_doc@163.com](mailto:TCA_doc@163.com) 进行投稿。投稿前，请先阅读 [《回归线》投稿指南](#)，并按指南中的要求进行投稿。

另外，《回归线》因发展需要，现面向所有读者招募制作组成员，岗位和工作内容如下：

1. 杂志设计（1 名）：根据每期杂志的内容，对杂志的板块进行规划设计；
2. 视频制作（1 名）：根据需要，将编辑部取得的音视频及文字素材制作为视频。要求必须掌握至少一种视频剪辑软件，会使用 AE 等动效制作软件，能自行制作特效者更佳。

请有意愿加入的读者将您的称呼，联系方式和想要加入的岗位发送至[邮箱](#)，并附上您之前所制作的作品（如果有）。

感谢广大读者与创作者的支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

*Contributions  
Wanted*

## 战螂

没有什么能击破重装干员的心理防线，养不了猫和突然出现的蟑螂除外。

## 忆剪残发

我们都会忘记很多，义人，最关键的是，你真的想从中摆脱出来吗？

## 潮石镇的流浪猫

拉特兰是个怎样的国度？  
是没有离群巨鳞飞翔的国。

## Lost in 1083

“Lost in the memories of a time with you, with you——”

## 四卫不倾，三风不度

悲长梦，醉挑灯。他年长风今犹在，旧时铁甲踏新声。

## 你需知晓我抵不过你

没有灯光的荒野上的火焰  
年轻的萨卡兹送给他的一团火焰  
他无数次回忆起那团火焰  
纵使渐行渐远